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一

天津徐世昌

强齋學案

强齋論學兼採眾說自求心得不尙門戶之爭實踐躬行
閻然純篤其正色立朝竭誠啟沃尤不負所學有清一代
中州鉅儒蔚起斯稱後勁焉述强齋學案

李先生棠階

李棠階字樹南號文園又號强齋河內人道光壬午進士改庶
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讀督雲南廣東學政訓士以誠倡明正學
擢太常寺少卿以繼祖母喪去官尋坐在學政任取年老武生
違例降調乞病歸主講河朔書院四方問學者歸之文宗初卽
位議復日講之制先生被薦詔徵未行俄日講中止遂不出粵

匪北犯詔行團練河內武陟溫縣推先生倡首會賊渡河禦之於柳林戰敗而賊銳亦挫洎援兵集賊他竄河北肅清加四品頂戴先生深以無功受賞爲恥同治元年奉召入京疏陳時政曰端出治之本曰振紀綱之實曰安民之要曰平賊之要詔嘉其深識治體剴切詳明所奏多見施行授大理寺卿連擢禮部侍郎左都御史署戶部尙書疏請務實事戒空文論廣東巡撫耆齡西安將軍多隆阿赴事遲延河南巡撫鄭元善等保舉不實閩浙總督慶端奏緩革弁發遣前後矛盾詔韙之又以兩江總督何桂清僨事議罪不當從寬典持論尤正後卒如所論授軍機大臣歷工部禮部尙書江南平加太子少保於召對時面陳交倣之義言之甚切太后垂簾聽政遴選廷臣進講先生講漢文帝卻千里馬事反復推言人主不宜有所嗜好致啟窺伺

之端每進講輒歸於責難被嘉納焉同治四年卒年六十有八
謚文清先生之學以治心克己爲本居敬窮理一守程朱之法
教人力求實踐兼取陸王不分門戶而志行敦篤常以師心自
用爲戒立朝抗疏直言以養君德培人材振紀綱明賞罰爲主
皆本諸躬行心得將之以至誠居政府三年未竟其施著有四
書約解語錄文集又輯志節編合刻爲遺書日記後出畢生省
察之功具見冊中並行於世

參史傳 王輅撰行實

涂宗瀛撰遺書序

文集

條陳時政之要疏

臣病伏鄉里將二十年怔忡眩暈舊疾久未能愈而讀書自治
之功未敢稍廢咸豐十一年十月閒猥承恩命召合來京且有
學養深邃方正老成之褒臣感激涕零倍深悚愧今趨赴闕廷

管蠡所及願爲我皇上陳之一曰端出治之本夫出治在君而所以出治者在人君之一心今海內沸騰生民塗炭誠刻苦奮勵之時也臣竊謂刻苦奮勵之實不徒在於用人行政而在於治心治心之要不徒在於言語動作而尤在於克己凡自私而惟便身圖自是而言莫予違皆己也欲克去之必如大學之格物而後己無所蔽此心之義理日明必如大學之誠意而後己無所容此心之權衡自定今皇上沖齡踐祚慎擇師傅誠爲切要之圖願皇上在書房左右師傅以經書導之以嚴敬事之輔翼匡正必有所益若回宮以後游息之時儻一涉於放肆恐書房之啟沃皆虛師傅之匡輔何濟臣愚以爲皇太后尤宜留神但使從容游衍無過拘迫以養其天機斷不可使左右近習誘令遊戲以卽於匪彝杜漸防微似尤緊要至格物誠意之說發

於大學宋儒真德秀衍義闡繹發明足資治理而我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於治國平天下之方指示精切千古致治戡亂之方大略無出於此現在皇太后聽政於上似可於暇時取此二書細繹參考師古證今於時事必更有裨弁求於皇上回宮時以此書之說切身指示更足培養德性資長見聞凡此皆所以養其本心閑其放心物格意誠之效並在於此出治之本端而後用人行政可得而言矣一日振紀綱之實國之所以立
在紀綱紀綱之所以振在賞罰賞罰者人君鼓舞天下之大權必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懲而後紀綱森然中外之大小臣工皆有所遵守敬畏而罔敢踰越今天下積弊已深痼痺已甚非痛除舊習大加振作不足以起沈痼而回元氣自去年大奸既去中外翕然外夷見而心折逆匪聞而膽寒轉移天

下之機實在於此從此力爲整頓凡所爲澄敘官方整飭武備
蠲緩租賦戢捕奸盜崇節儉慎刑獄等事上諭之所通行者嚴
加查察文自督撫以下武自將帥以下其實力奉行者賞之任
意延擱者誅之不容含混不容因循朝廷之德意必使下流國
家之法令必使徧達無中阻壅隔之患而後一體相聯貫注浹
洽四維張而眾目舉中外氣象自煥然改觀矣不然者朝廷第
通諭使知大吏第轉行文告虛應故事粉飾具文上下之情志
不通有司之蔽塞日甚立一法卽多一弊增一防弊之人卽多
一作弊之人紀綱懈弛人鮮顧忌欲以平禍亂而致太平臣竊
恐其難也一日安民之要今寇賊幾徧天下十數年來日言平
賊而賊反日多皆由民不得安之故也夫安民必輕徭薄賦而
非擇循良之州縣則浮費日增必不肯減徭賦非擇廉幹之大

吏則陋規不去亦無由得循良蓋大法而後小廉官清而後民安民不至變而爲賊賊且可變而爲民以皖豫而論潁亳汝光之間今日之賊皆前日之民也當其未爲賊也錢漕之浮收困之差役之繁苛困之輸捐之不已困之雜派之暴急書役之訛索又交困之官視民如魚肉民視官如寇讐官之所爲皆驅民爲賊之事至捻匪焚殺淫掠慘不忍言官不能衛民又禁民結團自衛民無以自存於是皆被賊脅從苟延旦夕而賊益蔓延猖獗不可制矣臣竊謂欲平賊必先安民欲安民必先擇廉幹之督撫潔己率屬裁革陋規州縣之清勤者獎之疲玩貪虐者斥之實心實力綏戢流亡嚴捕寇盜大吏之所爲皆足以服逆匪之心而折其鴟張之氣則脅從旣聞而思歸老賊亦聞而氣靡安民之實卽平賊之本矣一曰平賊之要古之行軍者必事

權歸一而後足以聯臂指之勢必軍法嚴明而後足以作將卒之氣今皖豫之間多放欽差大臣分均勢敵不相統屬勝則爭功敗不相救彼此坐失事機賊因得乘閒以肆其猖獗此事權不一之弊也至於督撫將帥平時不早嚴備臨變只有倉皇畏縮退避誤國殃民迨至失守封疆罪狀昭著本應卽軍前正法以申國典而快人心乃僅止拿問解京耽延時日又往往倖邀寬典旋復擢用以致督撫將帥畏賊而不畏皇上各顧身命相習奔逃誰復肯出死力以紓宵旰之憂者軍法不嚴勢必至此臣愚以爲宜遵祖宗舊制擇知兵公正之大員爲將軍以左右參贊佐之督撫提鎮盡受節制皇上信任不疑嚴其責成而又明頒軍令條布宣告使知如是則生不如是則死舉從前逃官逃將隨地察實正法無赦主帥久無功者亦卽治以軍法如此

則一年之內而賊可滅卽不滅而猶如今日之鴟張者臣知其斷不然也抑臣更有請者古今勦賊多誤於招撫明季可爲深戒高宗御批通鑑於楊鶴余大成熊文燦等之主撫釀禍指斥痛切垂鑑千古蓋賊未有不戢而肯受撫者亦未有窮凶極惡之首匪肯受撫者其受撫者皆愚弄我耳將帥非不知而甘受其愚以爲可遂其挾賊自重之私而非實有爲國爲民不顧身家之眞意故脅從可撫首匪不可撫初爲惡之首匪猶可撫而稔惡必不可撫近日屢撫屢叛者多矣此不可不痛懲而切戒者也大要事權一軍法嚴責有專任刑不逾時審勦撫之宜制臨敵之變皆無可推諉則將帥不畏賊而畏法士卒不畏賊而畏將帥功罪核實三軍有必死之心庶寇亂可平太平可望矣以上四條語雖分析理相貫注言戒矯飾事期實用似可爲

清傳錄卷一百六十一
五
致治之要戡亂之本焉

復任蕖生書

前接手書誨我諄諄千里猶同堂也近來工夫未知何如殊深
懸想大約學貴識頭腦而後可逐漸用功皆有著落總須提起
本心放下一切研幾謹獨反躬實體若徒資口耳固屬無當卽
修飾外面看似無過而屋漏之中細細搜剔有許多愧怍究竟
成鄉愿局面至於程朱陸王議論紛紛不過於言語文字閒爭
閒氣耳與己之真命脈有何干涉處今日只要著實理會自認
本來勿庸尙口說也歲月冉冉不可追矣闇然處毫無所得終
將奈何異地相望各自努力

復倭良峯書

承示大處見得透信得及則日用閒自有暢然自得之致知吾

弟之所得者深矣此意亦覺見得但非實有諸己如鏡花水月只屬虛見竊意資分駑下須日積月累而自得之庶不至徒弄精魂乎再自得之意原從戒慎恐懼來學而樂者乃心安理得之謂非逸豫歡忻之謂與戒懼意亦自並行不背也見得如此而工夫總覺有唐突處吾弟之意敢不深體而實求之邊疆萬里更得朋友相切磋大是快事亦足見吾弟實力不懈也所言回疆與北路情形不同屢議屯田而窒礙難行因地制宜自不容強地接浩罕所以備豫不虞者必恃在我有不可犯之形未可因蠻觸交搆暫假此安枕之計也此處正覘實學想必有深籌默運於其閒局外固未可懸揣耳治本之說今已無人言及言之不行徒令人抱杞人之憂耳

復高恆溪書

七月初旬捧讀惠書具見近功切實向裏自顧疎蕪愧悚奚似
主講河朔書院業已四年未見有篤信好學切實爲己之士閒
有不以爲迂遠者亦未能實落用功良由己無實得精神不能
鼓舞本無堂室安望升之入之者乎承示搜剔私意著實遷善
改過此便是克己眞工夫所謂克字與內訟研幾之意同乃自
反而不放過以理勝之之謂用力處在靜慎不在驅除具見體
會中庸所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意正如此惟我輩戒慎恐懼
時甚疎不覩不聞時甚少其覩聞而之於妄也從後制之滅東
生西從幾研之斬關奪隘故慎獨最要然非常有不覩不聞之
功則所謂幾者亦決趕不上故必靜慎乃能驅除驅除亦總歸
靜慎先儒所謂涵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僕者是也至於職業所
在須實力講求務求徹底明白此正學問實功未可忽也如上

論批示良峯之語亦係喫緊處空言無實學何爲者此病非細也然治本之說除良峯亦無人言及誰復於此中講求者無人講求又安有識者政不足適人不足閒古大人用心固難爲今人道耳

復視習齋書

接讀手書及日錄數條具見精進不已下學上達之實功關學振起遠紹橫渠近接二曲曷勝欽仰弟工夫作輟於學實未有所得承示讀二曲學髓隨悔隨悟日用一意在心體上用功以貫注於動靜之間大本立而達道行非體驗日久省克功深豈易及此以是自反倍增愧悚然益友當前亦頗增振厲之氣矣竊謂陽明二曲吾道中霹靂手也斬盡枝葉直指本心簡易直捷而或竟以爲墮於禪嘗切身體之未敢以爲然也然二先生之

學皆從千辛萬苦得來其悟處似頓其所以悟則漸也是知心體非涉玄虛要在日用閒踐其實而已本年旱蝗相繼一冬無雪飢饉之慮似當預防何以使強者不至爲盜弱者不至流亡先事預籌必有成算先儒謂新民卽所以明德司牧之職必無閉戶明德之理能使斯民飢而不害實惠之所及卽心體之所流露高明以爲然否

復張舜卿書

接奉手書及大學圖說中庸未發已發說反復詳玩仰見先生實力精思曲折俱到見於言者如此則其體諸身心者可知或以格致專屬明德誠不可來論以格致爲止至善之功正合朱子注說自是確解但必以格致爲止至善之目目字似太泥至善在明新中止至善亦在明新中誠正修齊治平明新之目皆

止至善之目也而何病其有綱而無目乎且古人文字辭達而已亦不必盡如後人花花相對葉葉相當也至格致屬知誠正以下屬行似亦未可破蓋知行固不可離雖曰知行相須知行並進知行合一先儒恐人空空言知行不能副故以此言鞭辟之究竟行之開端必自知始知先行後其實不容沒也他說則通達無礙足徵心得發而皆中節發謂於事業誠然未發不專指思慮未萌時雖與程朱不盡合而理實如此無可疑者喜怒哀樂之發未有懸空者自必著於事業惟事之節卽心之節未可截然劃開也竊意道理四通八達隨人所見皆說得去必實體諸己腳踏實地做去使所言皆爲己有方爲真切至於豁然貫通冰釋理順則語言文字之間縱小小不合亦可相悅以解不待煩言言愈多則枝節隨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有何了

期如遵程朱者攻陸王而究不能禁後人之學陸王遵陸王者
攻程朱而究不能禁後人之學程朱誠能實力用功亦未見有
終致誤者但恐工夫不實耳鄙見如此願先生不棄而教之

志節編敘

士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志立而節隨之苦學篤行由是經濟
事功亦由是孟子謂德慧術智存乎疢疾動忍增益生於憂患
蓋以堅其志而勵其節如金在鎔鍊而始精如玉受攻錯而愈
瑩也今之學者動曰爲境所累夫使境果累人則富貴之陷溺
且較貧賤之抑鬱而更甚志節不立焉往而不累者余主講河
朔書院已逾三載學無實得愧難動人而又竊歎夫學者之無
志不特志於道德者尠卽志於功名者亦不多見志不定則節
隳宜其累也茲特約采古人志節之顯著萃爲是編分爲二卷

上卷遍及各郡邑下卷止舉中州以居既相近感動尤易也宦
蹟從略爲學者言也歷觀古人之境種種不同類皆非今人所
能堪其卓然自立亦非今人所能及讀之覺精神意氣團聚融
結鬱然猶在天壤閒若磬效相接宛宛於一堂也讀是編者果
惻然惕然如痛癢之在身而抑搔之不容已則必鼓舞奮興力
追乎古人此日之志節即可覘他日之建樹是尤余所願與諸
生共勉焉者爾

語錄

一身病痛只是自是自私四字盡之須時時檢點克治自責者
治己之功密責人者恕己之意多
有一善念卽有一見好之念雜其中有一惡念卽有一文過之
念隨其後噫難矣

居敬卽是涵養居字宜玩如人之處室安焉適焉不見異而思
遷焉是之謂居
良知之學直指本原從一念之炯然處下手總須勇猛精進與
向來習染打一死仗拚命將赤幟豎起則此志真立王夫自不
放下

或疑此心不能應事非多讀書不可先生曰讀書所以濬發此
心本有之靈明非益所本無也且不能應事蓋爲私意所牽左
右瞻顧不勝利害之情習之旣久卽偶有一事無所牽繫而亦
不能裕如則仍由平日之錮蔽而其機不靈若此心洞然何患
不能應物且必先立乎其大者讀書方有著落否則不免於玩
物喪志矣
欲字是七情總根

伊川云閱機事久必有機心蓋方閱必有機心便如種下種子
眞至言也凡一切聲色貨利等皆然並不待久有聞其言而輒
形諸夢寐者然講正書聞正言或久而未必然豈果欲種易而
善種難乎良由欲眾而善孤欲熟而善生欲根深而善直無根
徇欲之心切而作善之心怠耳

有謂陸王偏弊夏峯駁雜斥爲異端者先生曰道之廣大何所
不有孔門諸子成就各異清任和面目不同孟子指隘與不恭
之失而未嘗不稱許之皆分道之體者也陸王之學均出孟子
其立言太徑自信太過誠不如朱子之平實細密而要其躬行
心得實非凌空駕虛者比孟子願學孔子而其教人則大不同
多先直指本心而徐誘之以擴充此實致良知之說所自出如
不忍牛之穀鯨不忍孺子之入井不忍狐狸之食其親平旦之

氣嘽蹴之不受此類非一何者非良知乎致即所謂擴充所謂
 達也即無善無惡四字論者以為與告子同然語同而主腦實
 非且告子言性陽明言心之體性即理也即善也心之體則洞
 然空虛無得而名無善無惡即一物不容之謂耳余亦蓄疑數
 年而後知之難以口舌爭也至於特立宗旨固屬稍偏然因時
 立教各有苦心世教龐雜紛藉學者終身尋逐而不得其緒立
 一宗旨使循途而入用志不紛用功較易不得盡以孔子之渾
 然元氣責之也若夫辨析之精前人已不遺餘力然後世仍各
 因其質之所近以為學不因前人之攻程朱遂不學程朱攻陸
 王遂不學陸王也

今之學者未從小學入手言動輕忽已成習徑非從敬字中赤
 體搏戰入穴得子終拔不出

梨洲述陽明學案謂聖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學等項皆是行夫陽明以知行合一救空知之蔽可也若謂止是一个行則偏矣實力做博學等工夫固亦是行然學其所以行問其所以行思其所以行辨其所以行究竟是先知後行且聖人說多聞多見知之次此等意屢見豈止是一个行陽明以致良知立教豈止是一个行梨洲之語泥矣

陽明論學惟說立誠亦與朱子主敬之說相通蓋立於誠而不移固該得敬居乎敬而不去亦該得誠未有能居敬而不誠者梨洲以正心修身全無工夫則大學何又多所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家在修其身二章乎朱子格物本有次第觀或問可證陽明譏其先去窮格物理茫蕩無著落覺過當格致誠正功夫互相貫通若截然分開便都不成工夫聖賢亦無此工夫也

故愚謂格致節亦有誠正誠正中亦有格致工夫原一時並進
但略有先後耳

日記

破斧四詩聖人處變如常總由無欲故獨往獨來毫無牽挂常
人支絀張皇左右失措皆私意爲之耳抑不特處變凡事皆然
夜與作梅言學告以主腦在定志工夫只是遏欲寡一分欲卽
復一分理孔子之告顏子是使欲不復生告仲弓是使欲不得
入其歸一也喫緊須不惰小人之自欺由不實用其力只是惰
也

周子令尋孔顏樂處正欲學者體認樂之來路著實用功工夫
到時自然能樂非懸空揣出一種放曠快活之致也中庸所謂
無入而不自得乃樂之真境樂只在學中時時學卽時時樂天

理澹洽平淡恬適浩然無一毫滯礙處不是樂貧亦不是有意樂道也

象山謂利字根株不盡必至父子兄弟夫婦皆失其正推之他事無往而可信然大學以義利終孟子以義利始千古學術治術真偽之辨只於此決之

與汝生等說顧諟明命意明命原流動充滿於耳目之前無須與可離人自不識得耳若識得此意覺天鑒赫然幾微不容自遁馳驅戲豫之念何從而生中庸所謂戒慎恐懼詩所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敬之敬之天惟顯思皆此意也惟能主敬則炯然一念與天命相質對自無閒思雜慮錯出其間耳目手足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卽是至善卽是太極充積不已卽可到聖賢地位可不勉哉

存養之意要如時雨及物浸漬深透日有潤澤鮮新氣象自然發榮滋長不可助長反成枯槁。明景太師文獻不日。明何陋聖與采蘭說學伊欲求精微勸以近顯如孔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最爲近顯而精微卽在其中除近顯無精微除下學無上達讀馬平泉心書所謂聲色貨利賢豪所淡惟一點意氣微密處難皎然如白日耳然微密處不能皎然仍是聲色貨利根有未盡融釋脫落處蓋非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者不能嗚呼可不勉哉。

附錄

先生學成於艱苦晚年有示兒帖云予七八歲時歲饑家貧上學以三錢買秫麩豆包充饑十五歲自知攻苦讀書至半夜不輟十七縣試前茅肄業覃懷書院者數年曾冒雪赴院夜臥野

地洎通籍後館課仍刻苦典試視學境順心逆遇佟先生於雲南始知求正學歸遇王淡泉於京邸始奮然自勉自此三十餘年日在貧病中實日在憂患中也

文集

先生督學雲南廣東戒諭學官勸諭諸生皆有條約主講河朔

規約尤詳力求平實尤嚴義利之辨

同上

先生在政府具說帖論端士習必先正學術請庶吉士課實學

廷試改論策掌院每十日分班接見諸翰林講論正學整頓國

子監慎選祭酒司業兼課論策以漸敦實學爲歸慎選學政倡

明正學甄別教諭訓導等官舉稱職黜闕宄戒貪鄙責以認真

教導孝廉方正一科宜令中外大臣各舉所知不必待地方官

而後舉所言或行或不行或中輟或久成具文其於治本皆所

關甚大也

同上

先生講學除門戶之見督學廣東刻白沙語錄序之曰舉世方
 馳逐夤緣於聲利之場滔滔莫知所止苟有慕於禪氏之教而
 學之者果其堅忍苦行矻然不滓吾猶將進之而況白沙之真
 積力久處處腳踏實地不詭於聖道而足以開示來學顧譏之
 為禪乎晚年序四書反身錄儒門法語合刻云此身此心無一
 非至善縱不識一字而赤子之心渾渾乎與天地聖賢相質對
 至不得已而形諸語言已不勝支離煩碎之苦而顧無慮焉者
 正以反求諸身懸聖賢之語以為的望而赴之力而趨之一一
 約諸此身則散者貫萬者一尙何支離煩碎之有哉同前
 陳右銘曰先生於儒先之說兼收並蓄壹求內證之吾心不以
 剖晰異同為亟自勵與教士者務為實踐論治務持大體理充
 而誠至皆布帛菽粟之文合體用於一原者也遺書

強齋弟子 齋嫂韻書論學 并藏墓志 參文集五

王先生輅

王輅字口口河內人從強齋游究心理學強齋歿後為撰行實

晚主講河北致用精舍為學者所歸 參所撰李文清行實

強齋交游

倭先生仁

別為良峯學案

佟先生景文

佟景文字質夫號敬堂又號艾生漢軍鑲黃旗人嘉慶辛酉進

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安徽布政使強齋督學雲南訂交講

學著有綱齋劄記

參文集 示兒帖

王先生汝謙

王汝謙字六吉號益齋武陟人諸生孝友篤行與人無城府家

中落績學不倦教授鄉里從游者眾天文地理古今沿革及莊老釋典靡不討究專精性理自抒心得與程朱相印證著有四書記悟尙書管窺孟子論文省過齋文集咸豐五年卒年七十有九強齋主講河朔書院與訂交為序四書記悟復誌其墓稱為卓然深造同時與講肄者有同邑王文庵河內崔梅溪鄭州劉蘭洲許州王樹楨皆以學行相砥勵云

參文集王六吉墓志

王先生鈐

王鈐字淡泉新鄭人舉人強齋初官翰林時與共講學

參文集示兒帖

任先生蓮叔

任蓮叔字葉生河內人道光乙酉舉人官杞縣訓導保舉知縣父若海號泊齋官鄧州學正以學行稱於鄉里先生承家學居

官有聲強齋數貽書論學

參文集任泊齋墓志

耿先生翰輔百六十二卷

耿翰輔字畏天新蔡人自少時不溺於科舉以聖賢為志謁強

齋問學著有學聖錄

參文集贈耿畏天序

教三治經精禮學深於地理尤明西北方域一室鉤稽不

啻人為里竟模之鄉而親見之其新疆私議歸本水利至

論不刊取而行之備效安已述教三學案

沈先生立

沈立字敦三號子仲為程大莊號甲午優貢生性剛耿澁經史

子集罔不溯流探原而尤精輿地之學地理以水道為提綱書

之所載千支萬派莫不洞悉而每苦昏眩而不能通解獨一

覽了然執筆為圖往往與古圖暗合著新編私議凡數下言其

大至瑣生家取師其文皆有之餘參伯一見款曰某議成於

中落續學不傳該按鄉里從國者其法其與古今習其及流

老釋典塵不討究專精性理自甘心得與程朱相印證者有四

書記語尚書皆窺孟子論文有遺齋文集成豐五年卒年七十

有九烈齋主講河朔書院與訂交為序四書記悟後其取

為卓然家道同歸與諸君子合歸也王文庵河內縣人

劉蘭州河內王樹植皆以學行相感屬云

王公家與吳新鄭人舉人舉人舉人初官翰林時與共講學

任先生述款

無問學善育學聖翰

知解神聖毋天藤蔡人自少知不辨然林舉以理實為志歸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二終

清儒學案卷二百六十三

天津徐世昌

敦三學案

敦三治經精禮學深於地理尤明西北方域一室鉤稽不啻入萬里荒漠之鄉而親見之其新疆私議歸本水利至論不刊取而行之儒效宏已述敦三學案

沈先生壺

沈壺字敦三號子惇烏程人道光甲午優貢生性沉默治經史子集罔不溯流探原而尤精輿地之學地理以水道爲提綱書之所載千支萬派芴如亂絲讀者每苦昏眩而不能遽解獨一覽了然執筆爲圖往往與古圖暗合著新疆私議凡數千言其友王亮生客京師愛其文刊布之徐星伯一見歎曰某謫戍新

疆凡諸水道皆所目擊然猶歷十年之久始知曲折沈君閉戶
家居獨從故紙中搜得之非具絕大識力曷克有此先生試南
闈者六試北闈者四惟庚子一薦卷終不售身雖不遇而所憂
常在天下嘗謂乾隆以來士務訓詁意欲矯明人空疏之病然
明人講學尙知愛民今人博覽專爲謀利又曰士不好名而好
利廉恥道喪害必中於國家著論千餘言與世常格格不相入
在京師六年未嘗妄交一人道光庚子下第後卒於京邸年四
十三新疆私議外他所著有國史地理志補修一統志新疆數
冊道光九域志地道記十卷魏書地形志注畿輔金石錄遼金
元碑攷證詩音攷讀注疏雜辨爾雅正義雜辨梁書釋官後漢
書注地名錄水經注地名釋元史西北地蠡測二卷漳北滄南
諸水攷一卷西遊記金山以東釋一卷臺灣鄭氏始末注四卷

校河南志注校東京夢華錄校唐述山房日錄四卷西域小記

一卷元和郡縣志補圖歐陽亭雜錄家譜三卷落帆樓文集三

卷後集三卷外集十七卷別集一卷

參史傳 落帆樓文集 張穆撰文集序 汪日楨

撰著述 總錄

新疆私議

自古制戎狄之道無不以通西域爲事漢置西域都護斷匈奴右臂而單于入朝唐平高昌滅焉耆取龜茲于闐疏勒等屬國於突厥列爲安西四鎮扼諸蕃走集則北不患突厥南不患吐蕃建武時西域請復內屬光武辭不許意非不美也而永平中匈奴卒脅諸國共寇河西明帝命將討匈奴取伊吾盧地卒通西域而後寇息武后時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后從郭元振言不許逮上元後河西隴上皆陷沒而李元忠守北庭郭昕

守安西與沙陀回鶻相依吐蕃百計攻之不下是時唐室多難強臣方命而吐蕃兵終不能踰隴而東固由鳳翔涇原唐皆屯設重兵亦未始非畏安西北庭之議其後有所牽制而不敢逞也元定西域而後取中國如拉朽宋墮夏州不救靈州於是西域爲党項隔斷而契丹不能制矣明不扼玉門陽關而守嘉峪於是中葉以後蒙古諸部北擾延綏寧夏者遂踰甘涼絕瓜沙據青海而東擾河洮岷矣然則隔絕羌胡姦通之路使不得并力東寇西域誠要地哉而論者或謂竭內地以事外夷散有用以資無用不知外夷不守防守將移在內地而費益不貲西域地廣饒水草其處溫和田美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誠廣行屯田積粟之法卽有軍興可無須中國餽運然則謂西域絕遠得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真迂士之論而不審於漢唐之已事者

矣然漢之都護雖統率南北二道固非有其地也唐所有者僅車師前後國及焉耆地而龜茲以西爲國如故也我國家皇靈遠邇威德遐宣風行所及日入以來皆慕化輸誠願爲臣妾高宗皇帝平伊犁定回疆闢地二萬餘里漢唐所謂烏孫西突厥及葱嶺東城郭諸國均編入內地有重臣鎮守則昔之羌種塞種今皆天子生全長育之民昔之窮荒極遠界在區外之國今皆國家出貢賦列亭障之地矣夫漢不有西域地然棄西域則河西受敵唐不有龜茲以西地然棄四鎮則伊西庭三州單弱故當時君臣深謀遠慮悉力與匈奴吐蕃爭而不肯棄也況地皆王土民皆王臣隸版圖已久涵濡醲化已深者哉前年逆回張格爾叛攻陷喀什噶爾等四城西陲自蕩平後休養生息六十餘年一旦逆賊猖獗調兵籌餉羽書旁午加以地界窮邊冰

雪滿地戈壁而地輓粟飛芻轉運艱阻大臣以其懸遠難守欲
棄四城皇上深仁覃覆不忍置遠方於域外謂英吉沙爾爲外
蕃各國入回疆之總道棄之則朝貢路斷和闐南通後藏葉爾
羌等城歲解伊犁銅布棉數萬棄之則伊犁經費有缺夫回部
諸城北界雪山西界葱嶺四城據葱嶺之要無四城是西面無
門戶也由喀什噶爾而東據烏什而北鈔則伊犁之兵列城障
而守由和闐而東渡河而北則庫車以東諸城危渡河而東經
故曲先衛歷白龍堆而東鈔則安西敦煌諸州縣城盡守矣四
城不可不復非一勞不能永逸且祖宗開闢之地尺寸不可失
赫然震怒命將出師揚威將軍長齡等承聖旨統勁旅躍馬崑
山之西投鞭計式之水三戰皆捷遂復四城曾未幾時逆首就
獲安集延布魯特諸蕃益懾皇威稽首恐後葱邱以西至於海

曲莫不震疊咸修職貢高宗皇帝開創新疆遠拓邊塞於萬里之外皇上敬繩祖武天戈所指電掃塵清誠所謂聖人之達孝善繼善述者矣然而元惡就擒撫綏爲急善後事宜方勞聖慮夫議者之所以欲棄四城恐其空竭中國也自軍興以來所費誠不少矣然漢不有其地而都護校尉等官監諸國兵攻匈奴未嘗勞費內地諸國未屬漢時匈奴置童僕都尉收賦稅取富給焉及旣屬漢則發畜食食漢軍負水僮糧雖苦迎送然未嘗不給漢所置田官僅渠犁北胥鞬數處然未嘗匱乏卽聞有匱乏亦不過發酒泉敦煌驢橐佗負食出玉門而已未嘗擾及天下也國家回疆諸城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亦數千里張格爾亡虜小醜非漢鄯善莎車王有國有民者比一朝竊發朝廷以軍餉爲慮昔之西域分爲三十六國國小地隘然尙以自奉之餘

奉匈奴奉漢而無不足今之回疆以阿克蘇以東數千里膏腴
沃衍之地而不能足軍食以備一小醜何古今懸絕若斯邪則
以回疆鎮守諸臣不講求於屯田積穀之道故也西域經準噶
爾霍吉占之亂人戶死亡略盡大兵平定後招集流離漸就完
準夫龜茲有東西川焉耆有敦薨水皆左右其國城水流逕通
枝津布濩桑弘羊言輪臺以東水可溉田五千頃以上誠穀食
易給足不可乏之國也故匈奴賦稅之使長居焉耆尉犁危須
閔而漢都護治烏壘與渠犁田官相近昭帝用弘羊前議復田
輪臺亦與渠犁相連今之庫車古之龜茲也今之布古爾古之
烏壘渠犁也今之哈拉沙爾古之焉耆尉犁危須也今之渭干
河齊召南水道提綱所謂南源東流經枯察北者古之龜茲東
川也今之海多河在哈拉沙爾西者古之敦薨水也哈拉沙爾

等城有灌溉之利蒲魚蘆雁之饒

詳葱嶺南
北河攷

而所安插之士爾

扈特霍碩特二部不能力本農務耕作唯以盜竊爲事新疆初定時荆榛彌望墾荒之人聊無村落故賦稅鮮少僅足支各官祿米伊犁兵食須仰給內地其後荒地日闢生齒日增則經制亦當漸備鎮守諸臣誠以時度地形益治溝洫廣田畜務儲積則內地之轉輸可罷蓄積益多兵食益足緩急有備則雖犁大宛蹈康居斬郅支亦非甚難事何至以回疆奉回疆而不能制一小醜哉不知經久大計令有以待卒然之變但奉行成例歲歲仰關內脂膏以贍防守之卒是守外徒以耗內非衛內也平時尙不免耗內況有事乎不欲耗內則必棄外此議者所以有四城懸遠難守之說也然則遠終不可守乎非也不盡其守之道故不可得而守也不守遠必守近而守近之費不減於遠

或更甚焉則何如盡守之之術以守遠不棄可耕之地於外夷
之爲得也夫所謂守之之道則屯田積穀而已矣四城兵火之
後田廬蕪沒邑郭空虛宜及時量留官兵田要地徙他處回戶
實四城益墾荒廢之土不足則募民無田而壯健敢遠徙者詣
田所就耕墾爲本業又令於閒暇時習騎射戰陣之法使人皆
可用且耕且守有變不至遙遙於萬里外勞敝索倫兵庶幾威
服西國四城灌浸之水有葱嶺南北河又有于闐河膏壤數千
里誠皆開設屯堡卒有外寇蓄積足爲戰守之備又何至開口
望哺於關內有司致虛耗中國也漢徙渠犂田官披莎車地田
北胥鞬僅一隅耳然都護尙得以蓄聚之富時出兵以威外夷
況今合疏勒莎車于闐諸國數千里地而盡田之乎四城屯政
旣舉卽當益治阿克蘇以東之田漢元帝置戍己校尉屯田車

師前王庭明帝置宜禾都尉屯田伊吾盧西域水甘泉肥無地不可耕卽鄯善號爲沙鹵少田矣而伊循城肥美則漢置田官水經注稱敦煌索勤斷注賓河灌樓蘭田遂成沃壤田三年積粟百萬今羅布淖爾卽古蒲昌海海西南故樓蘭國也其處回

人以魚爲糧不知稼穡由班固酈道元之言觀之則固亦可耕

之士

漢車師前王國治交河城元和郡縣志西州交河縣交河出縣北天山水分流於城下因以爲名水道提綱所疑爲

古交河有三一在吐魯蕃城西三百里一在城西西百餘里一在城西二十里在西二十里者近之然其言曰河自北而南經吐魯蕃城西其南兩源皆出巴巾圖西南山合而北與會長二百里舊疑爲古交河攷古所謂交河一水分流於城下如齊說兩水合流於城西與古不合太平寰宇記西州交河縣交河源出縣東北天山東南入高昌縣又曰高昌縣交河水西北自交河縣界流入然則古之交河自今吐魯蕃城東南流經哈刺和卓界高昌縣天寶元年改爲前庭縣故元和志言交河在前庭縣西齊所指之三水皆非古交河然其地水泉之多田之良沃可見矣元和郡縣志伊州伊吾縣本後漢伊吾屯納職縣東北至州百二十里後漢明帝曾於此置宜禾郡尉柔遠縣西北至州二百四十里柳谷水有東西二源出縣東北天山南流十五

里合水道提綱哈密古伊吾地沙地逢水泉為聚落無大川澤
 唯哈密有一河在城東南南北長百里許按此疑即元和志之
 柳谷水 唐書地理志自沙州壽昌縣西十里至陽關故城又
 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漢伊修城
 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
 三百里康豔典為鎮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謂
 之駑支城豔典所築又西經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
 鎮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又西經悉利支井祆井勿遮
 水五百里至于闐又曰于闐東三百九十里有建德力河東七
 捉三百里至于闐又曰于闐東三百九十里有坎城鎮東六百里有蘭城
 百里有精絕國又于闐東三百里有坎城鎮東六百里有蘭城
 鎮西二百里有固城鎮西三百九十里有吉良鎮于闐東距且
 末鎮千六百里元和郡縣志沙州西至石城鎮一千五百里按
 伊修即伊循之譌史書中循修二字每相混漢書地理志武都
 郡循成道魏書地形志作修城羅布淖爾亦曰賀卜諾爾
 水道提綱謂之洛普鄂模戴校水經注謂之羅布淖爾 夫回

部者安西關內之藩籬也四城者又回部之藩籬也藩籬固則
 腹心安腹心實則藩籬益固今當實阿克蘇以東諸城令皆有
 積聚足待四城不虞之用即當實安西以東諸府州以待回疆
 不虞之用必使回疆有警但取給於回疆而不能敝關內而後

關內安不得已而徵及關內但如漢時取給於酒泉敦煌等郡而不擾及天下而後天下安酒泉有呼蠶水敦煌有南籍端水氏置水皆可溉田宜禾效穀著於前史故李暠以一隅地而能自立於羣雄竊據之時使長吏皆如崔不意之力田積粟富盛

可指日待也

漢書地理志酒泉郡福祿縣呼蠶水出南羌中東北至會水入羌谷會水故城在故鎮彝所城西北

鎮彝城在高臺縣西北百二十里呼蠶水今日討來河所入之羌谷水即至合黎之弱水也太平寰宇記肅州酒泉縣呼蠶水一名潛水俗又謂福祿河西南自吐谷渾界流入水道提綱卯來河源出肅州西南邊外青海西北境有三源東源西北流中源北流西源最大而遠東北流數百里始與二源水會東北流又東合一水又東北經重山入肅州南邊經卯來堡曰卯來河又東北經州城南境又東北有水西南自嘉峪關東北流經州西北境來注之又東北至古城堡南臨水堡北當西長城斷處出邊東北流經金塔寺營西北又東北折正北流經衛魯西火燒屯東又北折東北流至衛公營北又東北入刪丹水以下即弱水下流矣水道提綱又曰刪丹水既合卯來水東北經花牆鎮驛北又東北至毛母西折西北流經雙城西又折東北流經平所驛沙馬營西又西北折東北而北流經什莊西又西北有昆都倫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北為二巨澤西北曰索廓克鄂模

周九十里其東北曰索博鄂模周六十餘里即古居延海也計
 自滔來發源至此北行二千一百五十里按卯來水經肅州東
 北瀦為白亭海在州東北四十里元和郡縣志居延海在甘州
 張掖縣東北一千六百里盜寇軍在居延水兩叉中漢書地
 理志敦煌郡冥安縣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
 龍勒縣氏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按冥安即唐瓜州
 晉昌縣在今安西州東龍勒即唐沙州壽昌縣在今敦煌縣西
 南太平寰宇記南籍端水一名冥水元和郡縣志冥水自吐谷
 渾界流入大澤東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豐水草宜畜牧
 水道提綱曰布隆凡勒河自靖逆廳西南境平地兩源合而北
 流七十里有小水二自東來會折而西流有小水八俱南自柳
 溝衛北流注之又西數十里至雙塔南有小水南自真拖來地
 北注之又西三百餘里經安西府北又西百里至古沙州北境
 有西拉葛金河自南經州東而北來注之西拉葛金河源出安
 西廳南邊界大山西北流折而北百七十里折而西百二十餘
 里有察罕烏蘇水自西南來會又北流八十里經沙州東又北
 五十里與布隆几勒河會又西北流曲曲而西三百里瀦為巨
 澤曰哈勒池周六十餘里池東南多大山按布隆几勒上源曰
 昌馬河至柳溝衛會南境北來之十道溝曰蘇賴河即漢時南
 籍端水西拉葛金即漢時氏置水也亦曰黨河查按靖逆廳乾
 隆二十六年改置玉門縣安西府三十八年降為州沙州衛二
 十五年改置敦煌縣玉門縣西至州二百九十五里敦煌縣東
 北至州二百七十里氏置水在漢龍勒縣則當在唐壽昌縣地
 壽昌東北至沙州百五十里水不應反在沙州之東又漢志言

東北入澤而此水自東南而西北亦與漢志不合疑黨河非即古氏置水太平寰宇記沙州敦煌縣懸泉水一名神泉在縣西一百三十里出龍勒山腹此水西與龍勒近然漢志言出南羌中而懸泉水近出龍勒山腹則亦不合今黨河之西又無他水可當氏置水柳溝衛在安西州東二百三十里漢志敦煌郡廣至縣宜禾都尉治昆侖障效穀縣故漁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漁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太平寰宇記廣至故城在瓜州常樂縣西北宜禾都尉城在晉昌縣西北界按常樂縣東至瓜州一百十五里今爲安西州地廣至故城在州西效穀故城在敦煌縣西如是則何遠之不可守而守遠又何有耗內之患哉然欲使回疆永靖則在綏輯諸臣矣回民雖不嫻教訓然頗知敬官長安全至樂也人命至重也舍保性命全身家之至計而反樂於從逆卽極愚蠢當不至此然卒至此者蓋有由矣鎮守諸臣不仰體皇上安邊柔遠之心宣布朝廷威德乃恣爲貪酷侵奪其財貨虜辱其婦女以積其愁苦冤怨之氣然猶未遽叛也一有桀黠凶悍之人乘機鼓扇而後向之窮志無聊者皆揭竿起矣不觀後漢

之多羌患乎西羌之雜居內地者多則萬餘人少或不滿千人皆役屬郡縣豪右不爲寇也豪右旣奴虜使之小吏黠人又侵掠之郡縣又淫毒之於是東羌西羌不勝其憤相率皆叛連及河首諸羌東犯趙魏南寇梁益朝廷爲之移徙郡縣以避其鋒民不樂徙則刈禾稼徹室屋移壘壁以驅迫之不戰不守之守令竟忍視民之捐老弱沿道死亡而不卹也民多死亡羌寇轉熾延及桓帝數征數叛段熲轉戰連年盡殺之乃止而漢之府庫已空竭矣并涼二州已虛耗矣讀范書西羌傳見鄧騭任尙諸人措置乖謬屢爲之廢書歎也使當日任虞詡以平羌之事何至棄數千里險阻沃饒之地以資寇哉使二千石令長皆馬不入廩金不入懷之人則羌亦一氣所生何至屢征屢叛必誅盡而始息哉明之失交趾也以鎮守中官之貪黷也使得廉吏

以撫之交阻且至今爲冠帶之邦矣故欲使西陲無事必自鎮守諸臣能仰體皇上安邊柔遠之心始

葱嶺南北河攷

附

漢書西域傳曰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旁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水經注曰河水出迦舍羅逝西山山卽葱嶺也逕岐沙谷出谷分爲二水南河東流逕無雷依附蒲犁皮山等國北又東與于闐河合于闐河源導於于闐南山北流逕于闐國西又西

北注於南河南河又東逕于闐扞彌精絕且末等國北又東
右會阿耨達大水通爲注賓河又東逕樓蘭國北注牢蘭海
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又東北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經流
南河之北暨於温宿之南左合枝水枝水上承北河於疏勒
之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又東逕
莎車温宿二國南右入北河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姑墨川
水導姑墨西北厯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又東南右注
北河北河又東逕龜茲國南又東左合龜茲川水又東右會
敦薨之水又東逕墨山國南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
城南東注蒲昌海是葱嶺水分爲南北二河于闐河卽於于
闐國西北合南河也水道提綱以塔里母河爲古于闐河以
海多河爲古葱嶺河其言曰塔里母河源出葉爾欽之大山

卽葱嶺葉爾欽在吐魯蕃西南二千餘里卽古于闐國塔里
母河卽于闐河東北流至也勒七母之地五百里又東北千
五百餘里經郭必伏行鹽磧中又八百里與一水自北來者
會又東二百餘里爲蒲昌海卽古鹽澤爲洛普鄂模此水源
流三千里其北來會之水卽海多河也按于闐河自南而北
葱嶺河自西而東于闐河卽於于闐國西北合南河葉爾欽
以東東流之水卽古葱嶺南河水道提綱槩指爲于闐河失
其實矣又曰海多河卽古葱嶺河源出吐魯蕃西稍南千五
百里嶺下山脈自西南來折而東與天山接有南北二源出
其下一東南流數十里經拉察勒北又東南流一東流十餘
里經枯察北又東稍南數十里而合東流百餘里經它沙里
克北又東七十里經古古勒南折東南曲曲流百數十里其

北有部落其南皆郭必也又東南曲曲四百里有一河合數水自西北來會實北源也北源又有東西二派西源出吐魯蕃西千二百里葱嶺下東南流百餘里經烏那哈達哈嶺之南又數十里而東源來會東源有三大水自厄倫哈必拉寒南大山發源卽天山也俱西南流二百里至克里忒之南五十里合焉又南會東北來出閘多招地經朱而土思地之水又西南百里與西源會二源既合南流稍東百數十里折而東流三百餘里有楚庫河自北來會楚庫河出哈拉薛勒西北平地東流百五十里經楚庫西北折而東南經其西又東南數十里與東西二源會又東南百里而南源來會始曰海多必拉又東曲曲行沙漠中七百里許經厄勒句海多地之北又東南而塔里母河自西南鹽磧中來會會處直吐魯番

之南三百里又東流二百餘里經三塔里母村之北又東爲
洛普鄂模洛普池渟而不流東西長南北狹周百餘里在吐
魯番東南三百餘里合密城西南六百餘里直沙州西北千
二百里按元歐陽原功撰高昌契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刺
和綽也今吐魯番東九十里有哈刺和卓城唐西州治高昌
則卽唐西州城元和郡縣志西州交河縣東南至州八十里
則吐魯番城卽唐交河縣矣漢書曰車師前王國治交河城
西南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焉耆西南至都護治所烏壘城
四百里北史曰焉耆南去海十餘里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
龜茲九百里元和郡縣志西州西南至焉耆七百二十里太
平寰宇記焉耆都督府在安西都護府東八百里唐書地理
志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

谷經礪石磧二百二十里至銀山磧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呂
光館又經盤石百里有張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經
新城館渡淡河至焉耆鎮城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又
二十里至于術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
龍泉守捉又六十里至東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
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護府今吐
魯番西南八百七十里爲哈刺沙爾回城又西南百五十里
爲庫爾勒回城又西五百九十里爲布古爾回城又西三百
里爲庫車回城吐魯番爲故交河城哈拉沙爾爲故焉耆地
庫車爲故龜茲國道里與前史符矣漢書曰龜茲東至都護
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烏壘南三百二十里至渠犂則今
之布古爾當卽漢之烏壘而渠犂則在其東南也漢書又曰

危須國西至焉耆百里焉耆國南至尉犁百里山國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至危須二百六十里尉犁危須故城當皆在今哈拉沙爾界水經注曰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南流逕赤沙山出山東南流枝水左派焉又東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東南流注北河東川水出龜茲東北厯赤沙積梨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川水又東南流逕於輪臺之東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東流逕龜茲城南合爲一水東南注東川東川水又東南逕烏壘國南又東南注大河水道提綱所謂枯察卽庫車所謂古古勒卽布古爾所謂南源峽其經流則東川水也水經注又曰大河又東南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二源俱導西源東流分爲二水左水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逕流

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注於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爲
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在四水之中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
東源東南流分爲二水澗瀾雙引俱東南流逕出焉耆之東
導於危須國西又東南流注於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
漲溢而爲海自海逕尉犁國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
逕連城引注裂以爲田又屈而南逕渠犁國西又東南流逕
渠犁國治渠犁城西又南流注於河水道提綱所謂哈拉薛
勒卽哈刺沙爾所謂北源卽敦薨水也然據酈注西源分爲
三水左右焉耆之國東源則逕危須之西今則東源西源合
於哈刺沙爾之西北而流逕其西楚庫河則流逕哈拉沙爾
之東而源出其西北平地上流與東西二源水不相通水流
與古異矣又自兩源合後皆東南流與酈注西逕尉犁渠犁

之文亦不合要其爲古敦薨水則無可疑也南源爲古龜茲川北源爲古敦薨水西去羅逝之源遠矣攷自布古爾之南以東實古葱嶺北河之所經謂之葱嶺河固亦不妨但以龜茲敦薨二水之源謂卽葱嶺河源則甚不可矣水道提綱又曰葱嶺以東自塔里母河源迤北從山出水流至沙地自涸長者數百里短者數十里則龜茲以西水皆不相連屬似水經注所謂北河不足憑案北史曰疏勒國南有黃河西帶葱嶺則葱嶺河實出疏勒之西欲窮葱嶺之源當先知疏勒所在漢書曰溫宿國西至尉頭三百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姑墨國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尉頭國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則疏勒在溫宿西南北史曰疏勒國東去龜茲千五百里唐安西都護府治龜茲太平寰宇記安西都護府正西至撥

換五百六十里自撥換西南至據史德城四百里自據史德城西南至疏勒鎮城五百八十里其疏勒北至安西都護府一千五百四十里唐書地理志則較詳其言曰安西西出柘厥關渡白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羅磧經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羅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撥換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臨思渾河是撥換城卽故姑墨國也又曰西北渡撥換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闐境之胡盧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溫肅州是大石城卽故溫肅國計自撥換至大石城二百里亦與漢書姑墨至溫肅道里合漢書曰姑墨國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二石城南去于闐尙遠而胡盧河得爲于闐境者于闐北與姑墨接唐時于闐國境北至胡盧河也而姑墨溫宿故地則皆

屬龜茲故據史德城在西南而爲龜茲境唐志又曰自撥換西南渡渾河百八十里濟濁館故和平鋪也又經故達幹城百二十里至謁者館又六十里至據史德城龜茲境也一日鬱頭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經岐山三百四十里至葭蘆館又經達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鎮南北西三面皆有山城在水中城東又有漢城亦在灘上赤河來自疏勒西葛羅嶺至城西分流合於城東北入據史德界案赤河自疏勒東北至據史德城似卽古北河枝水之所經而撥換城東南昆岡之南亦有赤河當卽其下流蓋自據史德城又東流經昆岡南也所經又似卽古北河然莎車在疏勒東南溫宿在疏勒東北北河枝水自疏勒東逕莎車之南而後逕溫宿則似曲而東南又曲而東北與赤河之經向東北流異矣酈

注與唐注終不合撥換城南有思渾河西有撥換河疑卽古之姑墨川而北庭都護府西塞外弓月城西亦有思渾川與此異也唐志又曰自撥換南而東經昆岡渡赤河又西南經神山睢陽鹹泊又南經疏樹九百三十里至于闐鎮城案北史于闐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太平寰宇記曰從撥換正南渡思渾河又東南至昆岡三汊等守戍一十五日程至于闐大城約千餘里唐志又曰于闐西五十里有葦關又西經勃野西北渡繫館河六百二十里至郅支滿城一曰磧南州又西北經苦井黃渠三百二十里至雙渠故羯飯館也又西北經半城百六十里至演渡州又北八十里至疏勒鎮案漢書于闐國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皮山國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莎車西北至疏勒五百六十里則于闐至疏勒一千三百

二十里太平寰宇記于闐西北至疏勒一千五百里唐志又曰自疏勒西南入劍末谷青山嶺青嶺不忍嶺六百里至葱嶺守捉城故羯盤陀國開元中置守捉安西極邊之戍也今自庫車西北二百十里至賽里木城又西八十里至拜城又西四百五十里至阿克蘇城計自庫車至阿克蘇七百四十二里漢龜茲至姑墨六百七十里則姑墨當在今阿克蘇東阿克蘇西二百里至烏什城則古溫宿當在今烏什東阿克蘇南至伊拉都臺三百九十里伊拉都臺西南至葉爾羌城千里葉爾羌東南至和闐七百里北至英吉沙爾三百三十里英吉沙爾北至喀什噶爾二百里喀什噶爾東一百三十里有牌斯巴特回城水道提綱曰特因多博河自葱嶺西麓西流亦分水嶺也其東北水爲土什克水長二百里其東水爲

阿勒土思水東北流經衣齊木拉哈地南又東經喀什哈勒地北又東北經哈拉七勒地煙達木地西又東北至當几爾察地而涸共行四百里嶺在多倫地之南九百里南去葉爾欽塔里母河源四百里案舊圖當几爾察地東北爲朱普奇地朱普奇東北爲排雜巴忒地排雜巴忒卽牌斯巴特喀什哈勒卽喀什噶爾阿勒土思水當卽唐之赤河古葱嶺河源當在此古疏勒城當在喀什噶爾西南界疏勒旣在喀什噶爾則莎車在英吉沙爾之南皮山在葉爾羌之東南于闐卽在和闐界矣地旣確知所在則喀什噶爾以東爲古北河之所行葉爾羌以東爲古南河之所行和闐城界水之北入塔里母河者當爲古于闐河矣牌斯巴特有道東通阿克蘇當卽唐白撥換入疏勒鎮路岐沙分爲二之處不可知而塔里

母水不受源於阿勒土思水則南河輟流五百里當几爾察以東至庫車水全不續則北河輟流幾二千餘里亦古今水道之一大變矣水道提綱又曰海多河南源之西三百里有一河二源俱發葱嶺下東流經察克齊地崖拉哈地之南北又東合焉又東經哈拉它博地格則兒地沙爾達郎地之南又東南至枯察地之南涸案舊圖察克齊崖拉哈等地在拜城西哈拉它博等地在拜城東此水當卽古龜茲西川總之北道諸國之水皆入北河逮北河輟流而其水力微不能自達於蒲昌者皆流至沙地自涸矣或曰酈注誤處多矣一河分爲南北安知非道元附會而必信之乎且北史西域傳于闐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卽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又

曰龜茲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卽黃河也計戍卽
計式音轉耳然則樹枝水東北流至龜茲爲計戍水無所謂
南北河矣曰樹枝水在龜茲城南三百里則北河何妨經流
樹枝之北回人工於引渠灌溉之法枝渠旣開水易失故道
中國水道變遷多矣安見西域獨否乎道元博采羣書言當
有據執近日之輿圖而疑古昔之川瀆將乾時枯涸可皆疑
爲紀載之譌乎且漢書言南道至莎車北道至疏勒何以皆
曰波河西行也南河北河分灌城郭諸國均匯於蒲昌道元
之言信而有徵特北河至後世輟流耳又案古所謂葱嶺指
在疏勒莎車西者而言溫宿姑墨龜茲焉耆諸國北界之山
古不名葱嶺水道提綱概以葱嶺目之失正名之義矣

西遊記金山以東釋

堽初見徐星伯先生卽問耶律大石河中府及元和林所在先生出長春真人西遊記見示記後有先生跋詳證金山西南山川道理得之目驗者又有程董二跋皆言邪米思干今撒馬兒罕嗣見先生所藏乾隆十三排輿圖知撒馬兒罕在霍罕西北卽大石河中府也獨和林所在尙未得其審今讀張德輝紀行始知和林城東北有一澤泊因悟記所言皇后窩里朵尙在和林之西也先生屬堽再作一跋攷定和林堽以紀行所載自德興宣德以北山水驛程多與記合因取紀行以證是記並參攷史傳疏釋之曰德興府今保安州宣德州今宣化縣紀行曰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子曰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捫胡嶺卽記十日宿翠帡口明日北度野狐嶺路也紀行曰捫胡嶺下下有驛曰亭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

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毳幕旃車逐水草
畜牧非復中原風土卽記所謂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
此隔絕也按一統志野狐嶺在萬全縣東北三十里勢極高峻
遼史重熙六年獵于野狐嶺明洪武三年李文忠北伐出野狐
嶺景泰中上皇自北還也先遣兵送至野狐嶺地爲撫州宣德
閒要道金史太祖紀天輔七年四月己亥次儒州五月丙寅次
野狐嶺己巳次落藜灤元史木華黎傳歲壬申進圍撫州金兵
四十萬陳野狐嶺北木華黎曰彼眾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
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陳帝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
至滄河殪尸百里按壬申者太祖之七年也野狐嶺之戰太祖
紀在六年辛未紀云二月帝自將伐金敗金將定薛于野狐嶺
取大水灤豐利等縣金復築烏沙堡秋七月拔之八月帝及金

師戰于宣平之會河川敗之九月拔德興元太祖六年當金衛
紹王大安三年衛紹王紀是年四月大元太祖皇帝來征平章
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胡沙行省事備邊八月千家奴胡
沙自撫州退軍駐于宣平九月千家奴胡沙敗于會河堡澮河
當卽太祖紀之會河川卽金史之會河堡也木華黎傳亦以克
德興爲在辛未年而野狐嶺之戰乃移下一年會河在德興之
西北野狐嶺又在會河之北豈有野狐未敗而德興先克傳蓋
誤矣千家奴一名思忠胡沙一名承裕承裕傳大安三年拜參
知政事與平章政事獨吉思忠行省戍邊烏沙堡之役不爲備
失利朝廷獨坐思忠詔承裕主兵事八月大兵至野狐嶺承裕
喪氣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中土豪請以土兵爲前鋒以行省
兵爲聲援承裕畏怯不敢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

之曰谿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
今敗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大元兵踵擊之明日至會河川承
裕兵大潰承裕脫身走入宣德大元遊兵入居庸關中都戒嚴
識者謂金之亡決于是役衛紹王猶薄其罪除名而已按一統
志宣平廢縣在萬全左衛西十里衛在懷安縣東北六十里會
河堡在衛西東南二洋河合流處水道提綱曰東洋河卽古于
延水其源曰兆哈河在正黃旗察哈爾車卜兆哈嶺之東東南
流入邊城經山西新平堡之北平遠堡之南又東流經直隸西
陽河堡柴溝堡之南有西洋河自西南來會西洋河西出陽和
邊外太僕牧地東南流入邊城靖魯堡北守口堡南又東經陽
高縣城北又東流至天成衛西北有二水自西南來會又東經
城北又東入直隸界東北流至萬全縣西南之柴溝堡東南與

東洋河合既合東流至萬全驛北有一水南自懷安縣東北流注之按自懷安縣東北流合東洋河之水卽南洋河也萬全驛置在萬全左衛城中會河堡在左衛之西卽在萬全驛西承裕自野狐嶺退至宣平縣中夜率兵南行明日敗于會河川則宣平縣在會河堡西北其相去當不止十里矣金史地理志撫州柔遠縣有得勝口舊名北望淀大定二十年更名金之撫州卽元皇慶後之興和路一統志張家口在萬全縣東二十里興和故城在鑲黃旗牧廠西南二十里南至張家口百里方輿紀要萬全右衛初與左衛同城永樂二年城德勝口移衛治焉德勝口卽得勝口卽今之萬全縣也紀行過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掘胡嶺然後北過撫州然則得勝口爲撫州南界之洎掘胡嶺又疑卽野狐嶺之異名矣方輿紀要翠屏山在萬全右衛北三

里兩峽高百餘丈望之如屏宋嘉定四年蒙古敗金將胡沙虎于翠屏山遂取西京卽記之翠帡口矣無所南界之所張附於口自首至此爲第一節釋野狐嶺翠帡口兼釋宣平縣會河堡得勝口等地紀行曰北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廩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隸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按紀行于撫州下言北入昌州而不言過蓋里泊記言北過撫州十五日東北過蓋里泊盡邱垤鹹鹵地始見人煙二十餘家南有鹽池而不言過昌州就記言攷之蓋里泊在撫州東北金志泊屬撫州豐利縣縣以泥灤置則蓋里泊當在泥灤側近水道提綱及一統志皆謂泥灤在蘇尼特右翼南六十里據一統志鑲黃等四旗牧廠南

至宣化府邊界四十里北至鑲黃旗察哈爾界一百十里鑲黃
旗察哈爾南至鑲黃旗牧廠界七十里北至蘇尼特右翼界一
百二十里蘇尼特右翼在張家口北五百五十里南至鑲黃旗
察哈爾界一百二十里北至瀚海一百八十里計由鑲黃旗牧
廠北至蘇尼特右翼四百二十里由撫州故城北至泥濼三百
八十里而由泥濼北至瀚海止二百四十里泥濼去撫州如是
之遠較記與紀行所言不合方輿紀要云金昌州在興和西北
又云威寧廢縣北有昌州城按威寧縣金屬撫州故城在正黃
旗察哈爾西南八十餘里地在撫州之西昌州在威寧之北則
在撫州西北而蓋里泊在撫州東北然則張參議出撫州西北
行故經昌州而不經蓋里泊真人出撫州東北行故經蓋里泊
而不經昌州而度漠則皆至魚兒濼也蓋里泊當與泥濼相近

而一統志蘇尼特右翼有占木土鹽泊在右翼東南七十里西
刺布祿泊在右翼西三十五里不知孰爲蓋里泊矣水道提綱
蘇尼特部有滾泊在左翼南七十里黑水灤在左翼西南一百
二十里葦灤在左翼西南九十里古爾板馬潭泊在左翼西三
十五里最大者曰呼爾泊在左翼東南六十五里據一統志右
翼東至左翼界一百三十里左翼西至右翼界百里蓋里泊必
在左右二部諸泊之內但不知何泊爲是而呼爾泊疑卽太祖
紀之大水灤若昌州之狗泊則竟不知所在也金史徒單鎰傳
鎰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
若入保大城並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勇健可以
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章政事移刺參知政事
梁鏜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鎰鎰復奏曰遼東國

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其後失昌撫桓三州衛紹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頃之東京不守衛紹王自訟曰我見丞相恥哉紀行曰昌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互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保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按金史張萬公傳初明昌閒有司建議自西南西北路沿臨潢達泰州開築壕塹以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所開旋爲風沙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上因旱災問萬公所由致萬公對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所言罷之爲便後丞相襄師還卒爲開築民甚苦之此之堡障當卽襄所築也

以上爲第二節釋蓋里泊兼釋昌州

紀行又曰自保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邱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鹹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按紀行自保障至魚兒泊行十一驛自昌州以上皆不著道里長春則于二月十五日過蓋里泊三月朔出沙陀至魚兒灤凡行半月紀行曰魚兒泊有二焉周廣百餘里有陸道達于南北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背以龜軒旁列兩廡前峙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按此公主不知何人所尙元代諸部落之世尙主者亦乞列思部居中白達達部居西宏吉刺部居東魚兒泊直昌撫等州之北疑是亦乞列思部分地孛禿傳孛禿亦乞列思氏太祖

妻以皇妹帖木倫皇妹薨復妻以皇女火臣別吉孛禿從征西
夏病薨追封昌王魚兒泊之離宮究不知何公主所居疑未能
證矣太祖紀九年夏六月避暑魚兒濼蓋離宮本是帝所居後
以賜公主耳按元之魚兒泊與遼之魚兒濼名同地異元魚兒
濼直昌撫等州沙漠之北遼魚兒濼則與長春州混同江相近
遼史聖宗紀太平二年春二月辛丑朔駐蹕魚兒濼三月甲戌
如長春州四年春正月如鴨子河二月己未獵撻魯河詔改鴨
子河曰混同江撻魯河曰長春河五年春正月乙酉如混同江
二月如魚兒濼三月如長春河撻魯改曰長春必在長春州側
近地理志長春州本鴨子河春獵之地營衛志鴨子河濼東西
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則長春州逼近
混同江興宗道宗諸紀屢言如魚兒濼而史文皆與如混同江

春州等比月相連則遼史之魚兒灤西去直昌撫等州北之魚兒灤甚遠然太平四年魚兒灤有聲如雷其水一夕越沙岡四十里別爲一陂與紀行魚兒泊有二中有陸道達于南北之言頗相似而以史攷之實是二地蓋元之魚兒灤在遼上京臨潢府西北沙漠外而遼之魚兒灤則去長春州頗近道宗紀大安四年春正月庚戌如混同江二月己丑如魚兒灤己亥如春州春州卽長春州己丑至己亥十日若爲上京西北沙磧外之魚兒灤則東至混同江畔之長春州非十日所能到遼之遊幸亦不應倏東倏西如此矣按一統志遼魚兒灤在郭爾羅斯前旗西北五十里遼長春州故城卽金泰州故城在郭爾羅斯前旗東南三百里混同江在郭爾羅斯前旗東一百七十里旗東至奉天永吉州界一百七十里西北至科爾沁界一百四十里科

爾沁右翼前旗東南至郭爾羅斯界一百八十里洮兒河在右翼前旗西四里卽遼之撻魯河也然則遼之魚兒灤在長春州西北三百五十里撻魯河在魚兒灤西北三百里矣地志家又以興和城西之灤當元太祖避暑之魚兒灤殊誤太祖不避暑于撫州境也

以上爲第三節釋魚兒灤元與遼名同地異

紀行曰自魚兒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頽址望之縣延不盡亦前朝所築外堡也自外堡行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虜沱之三北語云翁陸連漢言驢駒河也夾岸多叢柳按紀行自魚兒泊至驢駒河行十九驛而記言三月五日自魚兒灤起之東北行二十餘日方見一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者蓋驢駒河由西南趨東北張參議自魚兒泊西北行故十九驛而至真人以

赴斡辰大王之請自魚兒灤東北行故二十餘日方見入臚胸
河之沙河也北人讀陸局音如臚胸故記謂之陸局河矣元史
謂之怯綠憐河也元太祖諸弟皆封在東方斡辰大王宗室表
作斡赤斤國王據此記知斡赤斤營帳在臚胸河南記言水濡
馬腹者謂沙河也渡河北行渡沙河也今輿圖及水道提綱臚
胸河之北有沙水南注而南則無有蓋塞外小水隱見不常故
不能合矣記言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帳下十七日大王送行馬
首西北二十二日抵陸局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計自斡辰大
王帳下至臚胸河行五六日則斡辰之帳似在今喀爾喀東部
車臣汗左翼後旗北境中左旗之東境積水成海周數百里似
卽水道提綱之杜勒鄂模矣牙忽都傳北安王駐帖木兒河乃
顏也不堅有異圖引兵趨怯綠憐河大帳王遣闊闊出禿禿哈

率眾追之時怯必禿忽兒霍台誘蒙古軍二萬從乃顏牙忽都知之夜襲其河上軍突入帳中遇忽都滅兒堅幾獲之也不堅卽也不干幹辰之曾孫也乃顏者太祖弟別里古台之曾孫別里古台傳以幹難卻魯之地建營以居是別里古台分地並幹難河在幹辰之北時也不堅從乃顏叛故引兵趨怯綠憐矣記言並河南岸西行行十有六日河勢繞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則在今車臣汗本旗之西南右翼中前旗之南右翼中右旗之北也臚胸河至右翼中前旗之西南折而東南流水道提綱所謂克魯倫河自源西南流四百數十里折而東南流者也亦史所謂怯綠憐河曲矣紀行曰驢駒河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
有魚長可三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行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瀕河之民雜以蕃漢稍有屋宇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蓀麻

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漢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
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常有陰靄之氣覆其
上焉按黑山在臚胸河北當河曲之中亦幹辰大王分地撒吉
思傳初爲太祖弟幹眞必閣赤領王傅幹眞薨長子只不干早
世適孫塔察兒幼庶兄脫迭狂恣欲廢適自立撒吉思與火魯
和孫馳白皇后乃授塔察兒以皇太弟寶襲爵爲王撒吉思以
功與火魯和孫分治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其北火魯和孫理
之幹眞卽幹辰火魯和孫分理黑山以北則幹辰之地跨臚胸
河南北西至河曲矣按驛路本由魚兒灤西北行徑抵臚胸河
曲當黑山之陽參議所行是也眞人以赴幹辰之請改向東北
行則非驛路由王帳下西至臚胸河曲方與魚兒灤驛路合故
記言西南接魚兒灤驛路也自河曲以西與參議行途合矣紀

行曰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抵一河深廣加翁陸連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獨刺漢言兔兒也按渾獨刺今日土刺河太祖紀帝以汪罕與烈祖交好遂會于土兀刺河上尊汪罕爲父乃蠻部長不魯欲罕不服帝與汪罕征之汪罕夜然火營中示人不疑潛移部眾于別所及旦帝始知之因疑其有異志退師薩里河汪罕亦還至土兀刺河洪茶邱傳從丞相伯顏北征至脫刺河猝與賊遇茶邱突陳無前土土哈傳至元十四年土土哈追脫脫木至秃兀刺河三宿而後反尋復敗之于斡歡河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刺哈爲土土哈所執盡得其情以聞有旨令勝刺哈入朝將由東道進土土哈言于北安王曰彼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既而

有言也不干叛者眾欲先聞于朝然後發兵土土哈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即圖之否則與約而還即日啟行疾驅七晝夜渡禿兀刺河戰于孛禿嶺大敗之也不干僅以身免土兀刺脫刺禿兀刺皆即渾獨刺之轉譯音無定字語有輕重故字隨音變矣勝刺哈亦作勝納哈哈丹之孫哈丹者太祖弟哈赤溫之孫也玉昔帖木兒傳乃顏遺孽哈丹禿魯干復叛玉昔帖木兒倍道兼行過黑龍江擣其巢穴殺戮殆盡哈丹禿魯干莫知所終夷其城撫其民而還哈丹巢穴在黑龍江則黑龍江當即是其分地故土土哈不欲勝納哈往東道矣禿魯干疑即哈丹之弟吳王朵列坦也然則哈赤溫分地又在別里古台分地東北也太祖諸弟獨搠只哈兒王分地不可攷耳憲宗元年東方勸進諸王有也古脫忽亦孫哥也古即也苦亦孫

哥卽移相哥三人皆擄只哈兒王子也則分地亦在東方特無
由知地所在耳紀行言西南行九驛抵渾獨刺河記言驛路行
十日夏至量日景三尺六七寸漸見大山峭拔而不言有河董
跋推校日景而斷其地在土刺河之南喀魯哈河之東近今喀
爾喀土謝圖汗中右旗地語最精確蓋真人與參議所行實是
一途語有詳略耳大山峭拔者卽土刺河南岸喀魯哈河東岸
之山也

而以上爲第四節釋臚胸河兼釋土刺河並東方諸王分地所
誤在河出於黑龍水泉山南嶺東南

紀行曰過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城方三里背山面
水自是水北流矣按過兔兒河而西又行一驛然後至契丹故
城則城當在喀魯哈河之西土謝圖汗本旗之東北紀行曰由

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兒紇都乃工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澱澈北語謂吾悞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按水道提綱曰朱爾馬台河出額黑鐵木兒山南麓東南流繞布庫鐵木兒山足三面東北流曲曲三百餘里瀦爲池曰察罕鄂模廣數十里又東北流百里有布勒哈爾台河南自達爾湖喀刺巴冷孫地之池水東北流來會又東北入鄂勒昆河布勒哈爾台與畢兒紇都音相近察罕池東北流百里與布勒哈爾台河會與紀行過畢兒紇都又經一驛過大澤泊之言合又自布勒哈爾台河東至喀魯哈河里數與紀行行三驛之言亦合然則吾悞竭腦兒卽今察罕池池西南百餘里實元和林城所在矣太宗紀九年春獵于揭揭察哈之澤夏四月築掃隣城作迦堅茶寒殿地理志

迦堅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餘里錢大昕謂迦堅茶寒卽揭揭
察哈譯音有輕重耳揭揭察哈憲宗紀又作怯蹇又罕然則殿
以澤得名殿在和林城北七十餘里澤亦當相近察罕池卽揭
揭察哈澤無可疑矣紀行曰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
也由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
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卽和林川也歐陽元高昌契氏家傳曰和
林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斡爾汗一經城西北流曰
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班達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
合流曰楔輦傑河按忽爾班達彌爾卽今塔米爾河水道提綱
曰他米勒河亦曰塔米爾河有南北兩源南源出杭愛山北麓
在鄂勒昆源之西者曰呵索郭特河西北流百里許又在其西
五十五里者兩澗北流而合又在其西南九十里者三澗合而

東北流有西北來二水皆會又東北始曰他米勒河又北而會
呵索郭特河皆杭愛以北水也又東北會東南來一水其東卽
蘇巴勒干山又北經特禮布拉克地東受西北來一小水又東
北受西北來之朝穆多河又東北經布拉干地南受西北來一
小水稍東有車車勒里克河自南來會又東北受西北二小水
又東北折而北流有一河合四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北與北源
會北源出枯庫東麓在杭愛山西北三百里有二澗東北流而
合又北會東南外來一水又東北而三澗自西北合而東流稍
北來會又東北會西北來一水又東會南來一水又東北會西
北一水始曰他米勒河北岸連山卽哈瑞河諸源也又東流受
北一水又東有一河西南自哈龍恩格勒山東北流合二水來
會又東瀦爲台魯勒倭黑池廣數十里中有一山又東流有察

罕烏林河自西北來會其南岸卽布拉干北山也又東北百數
十里而南源自西南來會又東曲曲百里折而東北百里會鄂
勒昆河此水兩源俱五百餘里始合又二百里入鄂勒昆自杭
愛山以北枯庫嶺以東諸泉皆會入焉按二源會合之後又東
北二百里入鄂勒昆計自和林城東北百餘里至察罕池又東
北百里至布勒哈爾台又東北至鄂勒昆實二百數十餘里而
鄂勒昆河自東南趨西北塔米爾河南源自西南趨東北以道
里覈之南源實在故和林城西則卽和林川矣北源乃塔米爾
河耳斡爾汗卽鄂勒昆也或者南北二源俱爲塔米爾河則入
察罕池之朱爾馬台河當是古之和林川三水會合之地計去
和林城約有三百里而契氏家傳云三十里傳寫誤耳以水道
提綱所載攷之張與歐陽之言一一宛合而提綱三述和林顧

皆不得其實一疑在色楞格河之北一疑在鄂勒昆河南源之
北則由惑于烏倫烏林皆和林之轉而不知和林川實自南而
北非自北而南也一疑在塔米爾河北源之南其說近矣而覈
其地猶在和林川西非和林城所在也良由詳徵今圖無暇攷
古故耳然非有詳徵今圖若提綱一書亦無由得和林所在矣
然則和林城在今三音諾顏右翼中右旗之東北額魯特旗之
西北也一統志和寧路其地在杭愛山東鄂爾渾塔米爾河之
間斯言得之地理志太祖十五年建都和林按十五年太祖在
西域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夏五月克尋思干城駐蹕也石的石
河秋克斡脫羅兒城駕未嘗中回安得有都城之建又十五年
歲次庚辰正真人由燕京往德興之歲記云師聞行宮漸西春
秋已高欲待駕回朝謁則自前年征西域後駕實未嘗中回也

且太祖所居之見于紀者六年春帝居怯綠連河十一年春居
臚胸河行宮十九年由西域班師二十年春正月還行宮二十
二年秋七月崩于薩里川哈老圖之行宮本紀中不見有和林
之名安得謂和林爲太祖所建太宗元年秋八月諸王百官大
會于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卽皇帝位于庫鐵
烏阿刺里亦不言和林二年春帝與拖雷獵于斡兒寒河夏避
暑于塔密爾河則始在和林左右斡兒寒卽斡爾汗也嗣是六
年春會諸王宴射于斡兒寒河而七年春遂城和林作萬安宮
和林建都實始太宗非由太祖矣記于夏至量日景長三尺六
七寸後云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
豐美東西有故城或云契丹所建按紀行過兔兒河後行四驛
至畢兒紇都記則行四程渡河驛程之數相當所渡之河當是

鄂勒昆河也。云山川秀麗，故城地中得古瓦，有契丹字，則已在和林側近，而不言和林者，是時實未建都，故無和林之目也。然謂行四程渡河，渡河已後實多日，駐留故至六月十三日始宿長松嶺也。長松嶺卽紀行所謂山之陰多松林矣。景書無以次以上爲第五節釋和林。

契丹故城疑是遼鎮州諸城。按遼史蕭撻凜傳，撻凜以阻卜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絕邊患。從之。聖宗紀統和十二年秋八月，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等部兵及永興宮分軍撫定西邊。以蕭撻凜督其軍事。二十二年，以可敦城爲鎮州軍。曰建安。開泰二年春正月，達旦國兵圍鎮州。州軍堅守。三月，耶律化哥以西北路略平留兵戍鎮州。赴行在。地理志鎮州本古可敦城。東南至上京三千餘里。皇太妃奏置統防維二州。又河董

城本回鶻可敦城語譌爲河董城東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靜
邊城東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皮被河城地控北邊南至上京
一千五百里皮被河出回紇北東南經羽厥入臚胸河沿河董
城北東流合沱漉河按地理志敘鎮州以下諸城自西而東鎮
州東南至上京三千餘里以道里校之實與記所指西故城相
合蕭撻凜傳不言三城之名可敦當卽其一後改爲鎮州耳蕭
圖玉傳統和初爲烏古部都監十九年總領西北路軍事開泰
元年七月石烈太師阿里底殺其節度使西奔窩魯朵城蓋古
所謂龍庭單于城也已而阻卜復叛圍圖玉于可敦城勢甚張
圖玉使諸軍齊射卻之屯于窩魯朵城據傳是窩魯朵城與可
敦城相近窩魯朵音近窩里朵元世窩里朵雖無定所其名當
出于此故史亦謂之龍庭可敦城與窩里朵城相近然則記所

指之契丹西故城其卽鎮州所在乎耶律撻不也傳阻卜酋長磨古斯來侵西北路招討使何魯掃古戰不利詔撻不也代之磨古斯之爲酋長由撻不也所薦至是遣人誘致之磨古斯給降撻不也逆于鎮州西南沙磧閒禁士卒無得妄動敵至裨將耶律縮斯徐烈見其勢銳不及戰而走遂被害鎮州西南有沙磧或其地尙在記所指西故城之西疑未能定矣遼起臨潢居四戰之地西北築諸城以控制諸部勢非獲已而當時多患苦之耶律唐古傳統和時命唐古勸督耕稼以給西軍田于臚胸河側是歲大熟明年移屯鎮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斗米數錢重熙閒改隗衍黨項部節度使先是築可敦城以鎮西域諸部縱民畜牧反招寇掠重熙四年上疏曰自建可敦城以來西蕃數爲邊患每煩遠戍歲月旣久國力耗竭不若復守故疆

省罷戍役不報蕭韓家奴傳重熙時制詔問繇役何者最重韓家奴對曰最重之役無過西戍如無西戍雖凶年困弊不至于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今宜徙可敦城于近地與西南副部署烏古敵烈隗烏古等部聲援相接是遠戍之苦當時深患之矣天祚紀大石不自安遂殺蕭乙薛坡里枯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達詳穩牀古兒牀古兒獻馬四百馳二十西至可敦城是大石西行駐軍于可敦城故記以契丹城爲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矣亦可證是城之當卽鎮州也記言東西有故城東故城卽紀行過河而西行一驛之契丹故城西故城卽紀行腦兒正西之小故城蓋東西之言所兼頗廣山川秀麗之云實兼指今鄂勒昆河東西兩岸矣

以上第六節釋契丹城

紀行曰和林川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閒亦有蔬圃時孟秋下旬糜麥皆槁間之田者云已三霜矣卽記所謂朝暮有冰霜已三降也特記甫初伏紀行則孟秋下旬時稍不同又紀行所說尙在和林川中記則十三至十七連日山行已在和林西北山中故地氣較寒矣紀行曰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忽蘭赤斤乃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有水曰塌米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墩墩在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步正方面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形甚奇峻遙望之若大墩然由是名焉自墩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按自和林川西北行五驛而抵唐古河則地當在今

三音諾顏中後末旗之西南近哈瑞河發源處唐古河疑卽哈瑞河此水南去西夏甚遠而以爲源出西夏傳聞之譌耳水道提綱曰哈瑞河出西南幹山在齊老圖源之南隔山三百餘里他米勒河源隔山百餘里東北流入色楞格河長九百里紀行曰水之西有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啟行東道過石墩子至忽蘭赤斤忽蘭赤斤山名謂形似紅耳也東北迤邐入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紀至重九日王帥麾下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漣脩時祀也其什器皆用禾樺不以金銀爲飾尙質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崦閒避冬林木甚盛水堅凝人競積薪儲水以爲禦寒之計其服非毳革則不可食則以羶肉爲常粒米爲珍比歲除日輒遷帳易地以爲

賀正之所日大宴所部于帳前自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按由忽蘭赤斤東北迤邐入山當是今之賽堪山祭天及避冬之處紀行既不言其地無由知所在矣憲宗紀七年秋駐蹕于軍腦兒醜馬湏祭天軍腦兒亦不知其地金史紇石烈牙吾塔傳太宗皇帝至應州以九日拜天卽親統大兵入陝西蓋祭天無一定之所遇當祭日隨在可祭矣大牙帳則皇帝所在也紀行又曰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趁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湏什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回復由驛道西南往避暑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趨陽煖薪水易得之處以避之過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

風土之所宜習俗之大略也按紀行由和林川往避暑處但行五驛而記自六月十三日宿長松嶺至二十八日方泊窩里朵之東凡行十五六日是時窩里朵亦是駐夏處而遠近不同者蓋張參議于定宗丁未年應世祖潛邸之招所往者定宗駐夏之地真人當太祖時所往者是太祖皇后駐夏之地故不同矣據真人所行多山路又有海子淵深之語疑在今三音諾顏中左旗之南中左末旗之西北齊老圖河側近以其所渡之水東北流也若踰山而西水皆西南流矣真人行緩或中道駐留故二十八日始至也

以上第七節釋皇后窩里朵與紀行所言駐夏處異地

水道提綱據康熙輿圖以色楞格河北源所出之山爲杭愛山頂以塔米爾河南源鄂勒昆河北源所出之山爲杭愛山尾而

齊老圖河諸水所出之山皆爲杭愛頂南行支阜近圖移杭愛山于鄂勒昆河之東土謝圖汗旗之西則在故和林之東與舊圖異細繹元史杭愛之名當卽杭海音之轉元史惟太祖紀作沆海山土土哈傳作杭海嶺餘皆作杭海今且以武宗撫軍北邊事攷之武宗紀大德四年八月與海都戰于闊別列之地敗之十二月軍至按台山五年海都入犯武宗與戰于迭怯里古又大戰于合刺合塔據姚燧撰乞台普濟先德碑言寇出金山南闊別列知闊別列在金山之南據康里脫脫傳大德五年叛王海都犯邊脫脫從武宗討之師次杭海進擊海都大破其眾知武宗于大德五年破海都于杭海又據乞台普濟碑大德五年八月寇大至乞台普濟教吾軍表紅衣于甲以自別俾鬪不迷自是寇望紅衣軍則退不戰碑又云大德五年寇舉國至又

戰于哈刺台乞台普濟子也兒吉尼以數十騎出入其陳數四
所當披靡莫之與敵寇大駭卻皇上乘之遂大潰斬馘不可級
計哈刺台卽合刺合塔曰大至曰舉國至皆舉眾深入之謂深
入而敗無一語及和林則戰地實在和林之西又據牀兀兒傳
大德五年海都兵越金山而南牀兀兒急引兵敗之知海都兵
又擾金山之南又據乞台傳乞台子哈贊赤大德五年從戰杭
海從武宗親征哈刺阿荅復從創兀兒征不別八憐八憐之地
據牀兀兒傳在金山之南哈刺阿荅卽合刺合塔創兀兒卽牀
兀兒據是傳次第知海都兵犯杭海戰敗而西走合刺合塔又
戰敗而西踰金山至不別八憐也然則杭海在合刺合塔之東
和林之西矣又按武宗駐冬之按台山當卽乃蠻之按臺太祖
之征乃蠻也乃蠻部長太陽罕至自按臺營于沆海山帝與大

戰擒殺太陽罕帝卽位復征乃蠻時卜魯欲罕獵于兀魯塔山擒之以歸太陽罕子屈出律奔也兒的石河上兀魯塔牀兀兒傳作兀兒禿今日阿爾泰皆音之轉卽金山也卜魯欲罕獵于兀魯塔山則金山實乃蠻部落所在按臺必在金山側近疑按臺卽兀魯塔緩言之曰兀魯塔疾言之曰按臺而也兒的石河又在金山西南矣太陽罕自按臺至沆海山實自西而東武宗于四年八月戰于金山之南十二月軍至按臺山則卽踰金山而東想五年必由按臺東歸故海都大舉入犯而遂戰杭海也今齊老圖塔米爾鄂勒昆諸源之山由北而南環繞和林之西實和林西面門戶爲海都東寇必爭之地海都大德五年之寇和林尙未被兵則謂此諸山爲杭海實于形勢相合杭愛卽杭海音之轉水道提綱之言實是不誤若移于鄂勒昆河之東則

海都兵未至和林不應寇從西來而康里脫脫哈贊赤諸人反東出若海都兵已越和林而東則和林要地不應諸傳概未之見而牀兀兒轉在金山之南準之情事義證顯然矣一統志杭愛山在鄂爾渾源之北直陝西寧夏北二千里許翁金西北五百餘里其山最爲高大自山西枯庫嶺北折環繞色楞格河上流諸水發源之處抵鄂羅斯國界千餘里鄂爾渾塔米爾諸河俱發源于此是一統志亦以杭愛爲在故和林之西然則真人由窩里朵西南入山實是杭海道也

以上第八節釋杭海

記云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屢見山上有雪又三二日歷一山高峯如削松杉鬱茂而有海子南出大峽則一水西流雜木叢映按高峯海子大峽雖不可悉知而覈其程途則一

水西流疑卽今之烏里雅蘇台河蓋在今三音諾顏中後旗西矣又云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始見回紇決渠灌麥又五六日踰嶺而南至蒙古營宿拂廬旦行迤邐南行望之有雪郵人告曰此雪山北是田鎮海八刺喝孫也八刺喝孫漢語爲城七月二十五日徒單夾谷二妃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號泣相迎翌日阿不罕山北鎮海來謁按真人于七月九日由窩里朵起行二十六日至阿不罕山北凡行十八日計其地當在今喀爾喀西部札薩克圖汗左翼左旗界直科布多之東鎮海傳屯田于阿魯歡立鎮海城戍守之卽此之八刺喝孫也夫曰立鎮海城是城名鎮海也城爲鎮海所立遂以鎮海名城劉容傳至元七年世祖駐蹕鎮海小雲石脫忽憐傳以鷹房萬戶從裕宗北征至鎮海是又以城名地矣鎮海又轉曰稱海裕宗傳至元

七年秋受詔巡撫稱海王恂傳從裕宗撫軍稱海卽小雲石脫
忽憐傳之鎮海也囊加歹傳武宗在潛邸囊加歹嘗從北征與
海都戰于帖堅古明日又戰海都圍之山上囊加歹力戰決圍
而出與大軍會武宗還師囊加歹殿海都遮道不得過囊加歹
選勇敢千人直前衝之海都披靡國兵乃由旭哥耳溫稱海與
晉王軍合牀兀兒傳海都兵越金山而南止于帖堅古是帖堅
古在金山之南由金山還師而東道必經鎮海城是稱海卽鎮
海矣稱海爲西北要地據地理志及武宗紀中統初置宣慰司
都元帥府于和林後分都元帥府于金山之南至元二十六年
諸王叛兵侵軼和林宣慰司怯伯乘隙叛去二十七年立和林
等處都元帥府大德十一年和林改置行中書省移都元帥府
于稱海兼置稱海等處宣慰司稱海誠控禦叛王要地矣哈刺

哈孫之行省和林也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饜飢民不足則益牛羊又度地置內倉積粟以待來者浚古渠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敎部落雜耕其閒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地理志元貞元年于六衛漢軍內撥一千人赴稱海屯田北方立站帖里干木憐納憐等一百一十九處成宗紀元貞二年二月給稱海屯田軍農具大德元年三月給稱海匠戶市農具鈔按稱海地鄰接海都海都犯邊屯田暫罷海都既平屯田旋復故成宗紀大德四年罷稱海屯田改置于呵札之地而六年九月又遣阿牙赤撒罕禿會計稱海屯田歲入之數也仁宗紀至大四年六月命和林行省右丞孛里馬速忽經理稱海屯田延祐元年三月敕儲稱海五條河屯田粟以備振濟六年十一月敕晉王部貧民二千居稱海屯田英宗紀延祐

七年五月復置稱海五條河屯田按七年復置則七年以前必嘗罷之矣是時明宗以不得爲皇儲憤發兵反兵敗走金山西北諸王察阿台等率眾附之屯田之罷其以是與後明宗不復入寇故屯田亦旋復也然則明宗紀冬居札顏夏居斡羅斡察山春則命從者耕于野泥當與阿魯歡相近阿魯歡卽阿不罕據是記鎮海城在阿不罕山東北則明宗所居當在其西也又按阿不罕亦作阿荅罕月赤察兒傳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篤娃據之不歸正朔垂五十年時入爲寇嘗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屯列大軍備其衝突大德十年冬叛王滅里帖木兒等屯于金山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月赤察兒以諸軍繼往至大元年月赤察兒奏曰諸王禿苦滅本懷攜貳而察入兒游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儻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願爲國患

臣以爲昔者篤娃先眾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款徹使不
我異又諸部已歸順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于金山之陽
我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戍就彼有謀我已擣其
腹心矣奏入帝曰是謀甚善卿宜移軍阿荅罕三撒海地阿荅
罕在金山之陰當卽是阿不罕武宗紀大德十一年秋七月稱
海置都元帥府當卽是其事特紀在大德十一年而傳在至大
元年差一年耳又按古人稱北包東稱南包西凡言金山之北
皆謂其東北正今阿爾泰以東地也史于稱海屯田言之綦詳
真人言喜見此閒秋稼已成亦其明徵矣漢公主者金衛紹王
之女也其母則衛王妃也元太祖九年金宣宗奉衛紹王之女
岐國公主以請和宣宗旋遷汴使完顏福興抹撚盡忠留守中
都中都危急盡忠密與腹心謀南奔福興仰藥而死中都妃嬪

聞盡忠出奔皆束裝至通元門盡忠謂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
啟途諸妃以爲信然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顧
矣中都遂不守二妃與公主母之陷于北由盡忠給之也盡忠
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能至此金人虜宋
帝后妃宗室于青城厥後盡忠棄燕崔立翻汴覆亡之蹟轉瞬
一轍天道好還故令二妃等居鎮海城前後百年中與五國城
唱月上海棠之主遙遙于萬里外東西相對也今科布多之地
湖泊甚多故鎮海言前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非車行地矣是
地本乃蠻國所在故乃蠻國王以佳饌食山精也

以上第九節釋鎮海城卽稱海

若夫金山以南則先生跋中詳之霍闡沒輦以西又未得明徵
姑闕埃知者

附錄

何文安視學浙江歲試湖郡校官上諸生優行籍無先生名文
安卻之再上仍不列文安乃言曰吾在京師聞湖州沈垚學識
為浙江第一而報優無名何也諸校官皆目上視茫然不知沈
垚為何人文安笑曰校官所講者時文也所急者贄禮也沈生
不攻時文而贄薄宜校官之不識也遂拔先生第一

孫燮撰
哀辭

先生以優貢入都姚侍郎元之有地志之纂請主其事遂館於
姚氏侍郎旋督浙江學政先生引嫌不從獨留京邸著書未幾
侍郎晉總憲以言事降秩有欲請先生校文者謝曰主人方失
意去枯而集苑吾不為也

同上

程春海侍郎嘗讀西遊記擬為文疏通其說及見先生所撰西
遊記金山以東釋歎曰遐荒萬里在目前矣我輩猶材未足語

於是也遂閣筆

身齋文集落
颿樓文彙序

張石州曰子惇爲諸生時以試庸蜀羌髻微盧彭濮攷爲何文
安所首拔又以試尙書古文攷毛詩古音攷爲陳碩士侍郎所
賞日照許印林在幕中言鎖院得子惇卷如辨古金款識淺學
者或不能盡識輒傳觀以爲奇寶至爲賦頌駢儷之文則又精
雅似六朝小品蓋其多藝如此余嘗戲謂子惇生魚米之鄉而
慕犇耆麥南人足不越關塞而好指畫絕域山川篤精漢學而
喜說宋遼金元史事可謂三反子惇聞而軒渠以爲無以易也

同上

三史部

李越縵曰子惇所著如爲人後者爲所生服議謂古惟大宗立
後特重於大宗故降其本生示不貳斬之義後世旣無宗法今
之立後皆與古異無所特重則不得降其本生之服其言精確

爲向來議禮家所未及殤不當立後議晉書賀循傳書後喪服足徵記書後與張鼎甫三書皆論禮服之學斷制精嚴有裨世

教

越縵堂日記

敦三交游

徐先生松

別爲星伯學案

魏先生源

別爲占微學案

俞先生正燮

別爲理初學案

張先生穆

別爲身齋學案

何先生紹基

別見湘鄉學案

陳先生潮

別見星伯學案

紀先生慶曾

紀慶曾字思詒號半虔烏程人人歸安學爲諸生彊記過人其

爲學初頗泛覽繼乃潛心理學家言然所長在史而致力於明
史尤深恥爲求知干譽之文遇知名士則走避敦三嘗與約訪
一友先生曰學與我合則往不然寧與古人相對敦三每譏其
隘數與爭辯然終不改世亦竟無知者後以窮困死遺藁有古

文數十首日記一冊

參落帆樓文集
紀思詒事略

徐先生有士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三終

辭論學案卷一百一十三

足徵記書後與張鼎甫三書皆論程朱之學斷制精嚴有裨世

教

三交游

徐先生

劉先生

俞先生

文燮十首日誦一冊

與忠誠事類
參熟則對文集

劉燮與徐樸然錄不姑世衣資無味香於以窳困丞豈藥育古

一文求全曰學與非合限去不然豈與古人昧健煉二并精其

吳次翁佩錄來賦干譽之文駁賦各士限去豈煉三書與除前

歐學附錄文讀錄代帶心野學案言然也長亦與陳煥成伏也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四

天津徐世昌

君青學案

君青治算無師承以沈銳之思造精深之詣通中西兩家
入其奧窈前人所未言者述君青學案

徐先生有壬

徐有壬字君青號鈞卿烏程人用宛平籍應試道光己丑進士
改戶部主事迭遷郎中治算讀元人朱世傑四元玉鑑精思晝
夜以意步爲細草戴金谿董方立沈俠侯輩皆傳寫以去尤精
割圍堆垛之術算術以測圍爲甚難錢漑亭本沈存中說剗爲
進位開方法得周爲三一六有奇一時信之先生以內容外切
反覆課之其說遂破對數表傳自西人云以屢次開方而得其

數先生以屢乘屢除法御之得數巧合而省力百倍蓋其精心
探索思入杳眇遂能深造自得類如是宣宗嘗召詢圓明園水
高於京城若干丈西洋貢器其用如何先生奏對稱旨二十三
年授四川成綿龍茂道署按察使捕治嘯匪得其渠二十八年
遷廣東鹽運使署按察使被臺檄剿陽山英德諸縣匪歷四川
按察使雲南湖南布政使咸豐七年擢江蘇巡撫十年洪秀全
之徒破江甯大營故蘇州繼陷先生督兵禦之時城兵不盈四
千寇遽前刺其額冠將墮手自正之遂殉子女皆從死予卹諡
莊愍著測圜密率三卷橢圓正術一卷弧三角拾遺一卷表算
日食三差一卷朔食九服里差三卷合爲務民義齋算學五種
丁果臣重刻於長沙增堞積招差一卷截球解義一卷吳子登
述其說又著割圜綴術四卷並入白芙堂算學叢書其後歸安

姚覲元又刻之咫進齋叢書中其未刻者又有堆垛測圓圍率

通考四元算式校正開元占經九執術古今積年解源強弱率

通考

參史傳 疇人傳三編
羅汝懷徐莊愍公算書序

造各表簡法

測圓外紀卷之四
堆垛測圓圍率

圍不可量綴之以方弧不可比綴之弦矢乘除不可省綴之對
數皆不可無立成昔人名之曰鈐日表皆立成之別名西法有
八綫表有對數表萬算皆從此出表之用大矣哉惜其剗造之
初取徑紆迴布算繁賾不示人簡易之方令學者望洋興歎如
八綫對數一表至今無人知其立表之根者不可謂非缺事也
余讀四元玉鑑究心於堆積招差之法推之割圍諸術無所不
通蓋堆積者遞加數也招差者連比例也合二術以施之割圍
六通四關而簡易之法生焉導源於杜德美氏發揮於董方立

氏旁推交通於項梅侶氏戴鄂士李秋紉氏幾無遺蘊矣是書集諸家成說參以管見簡益求簡凡五術以就正有道君子

橢圓正術王益突心欲求餘詳蓋之好非之橢圓前卷無說不

新法盈縮遲疾皆以橢圓立算而取逕紆迴布算繁重且皆借

算非正術也茲編法歸簡易得數較易於用對數為尤便

截球解義

幾何原本謂球與同徑同高之圓困其外面皮積等截球與截

圓困同高則其外面皮積亦等而不直抉其所以然遍檢梅氏

諸書亦未能明釋之也蓄疑於心久矣近讀李淳風九章法乃

得其解因釋之以告同志雖然以戴東原之善讀古書而猶謂

淳風此注當有脫誤甚矣索解人之難也今釋幾何原本而淳

風之注因是以明蓋淳風用方今用圓其理則無二也

附錄

弧三角拾遺第一術爲知相對之弧角及又一角求對角之弧
知相對之弧角及又一弧求對弧之角並求兩弧三角形之餘
角餘弧第二術爲知一角及角旁兩弧求對兩弧之兩角半較
半和相加得對大弧之角相減得對小弧之角求對角之弧知
一角及角旁兩弧任以一弧一角求分弧既得分弧與餘一弧
相減得較弧求對角之弧及對弧之角知一弧及弧端兩角求
對兩角之兩弧半存弧半總弧相加得對大角之弧相減得對
小角之弧求對弧之角知一弧及弧端任以一弧一角求分角
既得分角與餘一角相減得較角求對所用角之弧及對弧之
角第三術爲知三弧求三角三弧相併半之曰三弧半總置之
減大弧得大弧較度副置三弧半總減次弧得次弧較度又副

置三弧半總減小弧得小弧較度各取正弦以今有術入之求
 對大弧對次弧對小弧之角知三角求三弧三角相併半之為
 三角半和副置之減大角得大角較度副置三角半和減次角
 得次角較度副置三角半和減小角得小角較度各取餘弦分
 別相乘以今有術入之求對大角對次角對小角之弧凡三術
 七法為先生精思而得華若汀譯西人海麻士三角數理益歎

先生立此三術難能可責超越西人云

弧三角拾遺
三角數理

諸可寶曰先生於堆垛招差之法最為究心故所撰述類皆課
 虛責實鑿陰絕幽及立為術也又若天造地設不假推尋而得
 者吳子登嘗謂先生於術甚精而其立法之原不以示人得不
 為後世之汪衡齋計乎先生亦以為然而因循不果今僅橢圓
 正術一編李秋紉居撫幕時謂其駕過西人遠甚曾為圖解餘

則術意深邃其不終至於湮晦也幾希

疇人傳 三編

君青交游

戴先生敦元

別見雲門學案

沈先生欽裴

別見雲門學案

戴先生煦

別見梅侶學案

陳先生杰

別見梅侶學案

羅先生士琳

別爲茗香學案

董先生祐誠

別爲方立學案

丁先生取忠

別爲雲梧學案

李先生善蘭

別爲王叔學案

曾先生國藩

別爲湘鄉學案

吳先生嘉善

吳嘉善字子登江西南豐人咸豐壬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光緒五年曾紀澤出使英法辟先生駐巴黎代還旋卒先生精研數理通中西術之奧官京朝與莊愍同治算學交最深咸豐季年避亂游長沙交丁果臣游廣州交鄒特夫夏紫笙皆極相契果臣取所著算學十七種以活字版印行既又廣爲二十一種首筆算次九章翼其分目曰今有術曰分法曰開方曰平方各形曰平圓各形二者推衍方田術也曰立方立圓則推衍商功術也曰句股曰衰分曰盈不足曰方程次爲平三角術次爲弧三角術次爲測量術次爲天元一術釋例次爲天元名式釋例次爲天元一草次爲天元問答次爲方程天元合釋次爲四元名式釋例次爲四元草附四元淺釋刻入白芙堂算學叢書自筆算開方句股三角至天元四元自淺入深用爲初學

津梁先生嘗曰余與果臣皆甚癖於此既忘其癖更欲以癖導人果臣取忠字也又以莊愍割圍綴術演輯成書並授果臣校

刻參史傳算書廿一種自序

九章翼

開平方術

開平方術曰列式在位

其式須立天元一求之凡平方式有三層首層實次廉末位則隅也步之

常取異名之毘連兩層以下步上亦有用同名相步者為求負商乃餘法非常法也先以廉步實遇實廉同名乃以隅步廉或廉可步實隅又可步廉則分二次步而開之常可開大小二數也至若廉位空者又可以隅步實則正方法也定法廉進一位隅進二位為步進一次廉再進一位隅再進二位為步進二次餘準此退步者亦準此凡步進一次則所得初商其位十也進二次則百也餘準此既以步法定初商之位又令商乘各數位已預定無審視位次之勞法誠至便也至後人間位作點法僅可用於正以步至略小於所步之數而止乃定商記於副位以方失其旨矣

乘隅

指步定後之隅而言以後做此

得數列於廉下

指步定後之廉而言若經相消後則又指消後之廉

而言以後俱做此以消廉異名相減不足減反減之從數大者之得數

列於下商乘之得數以減實如消廉法凡減積開方者其常也

同名則相加為益積開方也為後商實乃變之以商乘隅得數列於廉下以

消廉得數列於下退位為後商廉變訖退位為後商隅定法廉退一位

隅退二位為退位一次故得後商常降於前商一等若退一次後下數尚大於上數者當審視須再退位否則再退一次

而後商之與前商中間空一位再退一次則開二位也餘做此乃定次商以乘隅消廉再乘消

實及變之退位均如初求得若干商乃統計所商為開得數也

開立方術曰列式在位凡立方式有四層首位實次方次廉末位則隅也步之先以方步實遇

實方同名者乃以廉步方大略與平方法同○定法方進一位廉進二位隅進三位為步進一次餘如平方術推之以步

至略小於所步之數而止乃定商以乘隅得數列於廉下以消

廉得數列於下商乘之得數列於方下以消方得數列於下商

乘之得數列於實下以消實餘列於下為後商實乃變之以商

乘隅得數列於廉下以消廉得數列於下商乘之得數列於方
下以消方得數列於下退位爲後商方又以商乘隅得數列於
廉下以消廉得數列於下退位爲後商廉變訖隅退位爲後商
隅定法方退一位廉退二位隅退三位餘如平方術推之乃定次商以乘隅消廉再乘消
方再乘消實及變之退位均如初求至若干商乃統計所商爲
開得數也

開三乘方術曰列式在位

凡三乘方式有五層首層實次方次廉次下廉末位則隅也四乘方以

上準此步之

先以方步實遇實方同名者乃以上廉步方及各異名之毘連兩層相步大略同平方法四乘方以

上準此

以步至略小於所步之數而止乃定商以乘隅得數列

於下廉下以消下廉得數列於下商乘之得數列於上廉下以
消上廉得數列於下商乘之得數列於方下以消方得數列於
下商乘之得數列於實下以消實餘列於下爲後商實乃變之

以商乘隅得數列於下廉下以消下廉得數列於下商乘之得
 數列於上廉下以消上廉得數列於下商乘之得數列於方下
 以消方得數列於下退位為後商方又以商乘隅得數列於下
 廉下以消下廉得數列於下商乘之得數列於上廉下以消上
 廉得數列於下退位為後商上廉又以商乘隅得數列於下廉
 下以消下廉得數列於下退位為後商下廉變訖隅退位為後
 商隅

定法方退一位上廉退二位下廉退三位隅退四位餘以平方術推之四乘方以上準此推之

乃定次商

以乘隅消下廉再乘消上廉再乘消方再乘消實及變之退位
 均如初求至若干商乃統計所商為開得數也
 其開四乘方以上各乘方之法準前求之大略可知未演為
 術

右開方法本李尚之氏所述而詳述之實古法也其中條

理井然自平方起以至無數乘方法皆一貫也

天元名式釋例

數學之有天元一術此執簡御繁之道也然而簡益求簡則列式以數不如列式以名何謂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是也何謂名甲乙丙丁等字是也夫數所獨也而名所同也列以數者一式祇得一式之用易一式則不能通矣列以名者一式而千萬式資焉故入算尤便也

又案算必有法加減乘除與開方是也天元一術非算法乃求算法之法耳故不必以數淆之令習者視爲畏途今變爲名式其中各種運用不徒甲乙丙丁盡爲虛名卽所立加減乘除諸法亦皆假象但使粗能九九無不可依法推求至於布式旣熟不唯算法能詳兼於算理可悟乃知至妙至精之用寓於至平

至易之中數學中開此廣大法門行見人人得而操觚矣

天元問答

問何以謂之天元一術也答曰此設立之名質言之猶曰此算

也立天元一者猶云借此算也地元人元物元等皆所借之算以借算同而所以借者不同故

以天地人物別之少廣術曰借一算步之云云立天元法實仿於此即借根方亦因是得名也所求數尙未可

知姑借此算以當之而用之如其數蓋立一算在此而後加減

乘除有所憑依可藉之以求同數也其求同數相消者何也蓋

執其兩端則其數雖藏而不得遞也說在天元方程合釋中至於虛數不

可與實數相消則位以別之至於加無可加減無可減者則命

之為負以存之假如以八減十餘二此其常也若以十減八則不足二二之數同而有餘與不足相反故命之

為負言其與正數相反也至於除之有不受除者不受除無可除之理也除有法有實實可二法不可

二若法有二類不能均分不齊之數故曰不受除又凡數有奇零不盡者亦曰不受除則有寄分法以通

之寄分者寄其應除之數也俟求得兩數相當而此數內尙少
一除今不除此而轉乘彼則兩數仍相當猶之受除也如有
數應以三除今不除卽命其數爲三倍之某數俟求得相當數
乃以三乘之則兩數亦可相等猶之已除也而原數必寄其分
法故謂之凡二層者爲除式
寄分也 至於相消後得式有不盡二層者上實下法除之卽

得 則有開各乘方法以御之而投之所向無不如志矣

問又有所謂四元者何也答曰以借一算尙多棘手之時故又
借一算也借一算者天元術也再借一算則爲二元再借一算
則爲三元再借一算則爲四元矣
問如此其多乎曰奚以爲多也將借而十焉百焉千焉無不可
者特以位列四方分布已遍無地可容耳凡多立一元須多有
一識別另取其同數相消若不得同數相消者多立無益故以
四元爲已足也
方程天元合釋

方程於九章中最為精妙其後又得天元一術益為變化莫測
 其實此兩術者二而一也世人忽方程而以為不足究心畏天
 元而以為無從入手皆分別見耳其中最要關鍵在於列各相
 當式用法齊而相消消去雜糅之數而所求之數自露端倪方
 程此法天元亦此法也
四元與借根方以及近日新譯之代數統是此法
 今就淺近者
 論之欲使人人通曉條分縷析未免貽笑於大方觸類引伸或
 有裨於淺學云爾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四終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五 學士專書 天津徐世昌

良峯學案 品以不京 谷官 雙天 海曾 天 良峯學案 於上奏

文端篤守程朱以省察克治為要不為新奇可喜之論而

自抒心得言約意深晚遭隆遇朝士歸依維持風氣者數

十年道光以來一儒宗也述良峯學案 對清 皇帝 王 盈 博

倭先生仁 同前 太平 賦 工 帝 命 書 入 直 印 蘇 頌 對 蘇 宗 斷 科

倭仁字良齋一字良峯烏齊格里氏蒙古正紅旗人河南駐防

道光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中允侍講庶子侍講學士

侍讀學士詹事遷大理寺卿文宗即位先生應詔陳言上疏以

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先於君子小人之辨歸重於君德成

就而後輔弼得人優詔答之且諭大小臣工剴切直陳當以為

考得是案卷一百六十五 良峯

法予副都統銜出爲葉爾羌幫辦大臣大理寺少卿田雨公疏
言用違其才上以文武兼資內外並重非置閒散諭之既至葉
爾羌上敬陳治本一疏尋劾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愛瑪需索
路費事未訊實降三級調用以翰林院侍講候補直上書房授
惇郡王讀未幾擢盛京禮部侍郎補鑲白旗蒙古都統遷都察
院左都御史同治元年擢工部尙書入直弘德殿授穆宗讀採
古帝王事蹟及古今奏議有裨治道者附以按語爲帝王盛軌
輔弼嘉謨二卷進呈賜名啟心金鑑命置殿中以資講肄以工
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尋拜文淵閣大學士時設同文館議以正
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試取入館研習天文算學先生奏
言不可事遂止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上疏固辭乞病
請開缺不許乃命以大學士專在弘德殿行走悉解兼職八年

疏陳大婚典禮宜崇儉以光聖德神武門敬事房火疏請修實
政以弭災變十年晉文華殿大學士尋卒贈太保謚文端先生
爲學力求實踐一以朱子爲歸平生見過自訟言動無妄所著
自啟心金鑑外有進講講義一卷奏疏一卷爲學大指一卷日
記四卷雜著一卷吏治輯要一卷嘉善錄一卷莎車行紀一卷
合刊爲遺書行於世

參史傳 匡
輔之撰別傳

奏疏

應詔陳言疏

伏惟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切於嚴辨君子小人方今寶籙
初膺勵精圖治百爾臣工惴惴焉視九重好尙以爲趨向薄海
內外亦莫不延頸舉踵觀朝廷舉錯以卜昇平易泰之初九曰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此其時矣夫君子小人之分藏於心術者

難知發於事迹者易知類族辨物約有數端敬爲我皇上陳之
大抵君子樸拙小人佞巧君子恬退小人躁競君子愛惜人才
小人排擠異己君子圖遠大以國家元氣爲先小人計目前以
聚斂刻薄爲務剛正不撓無所阿徇者君子也依違兩可伺候
人主喜怒以爲趨避者小人也諫爭匡輔爲朝廷補闕拾遺者
君子也遷就逢迎導人主遂非長傲者小人也進憂危之議悚
動當宁之敬心者君子也動言氣數不畏天變以滋長人君之
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每每如此皇上天直聰明勤學
念典孰賢孰否自難逃聖明洞鑒之中第恐一人之心思而揣
摩者眾一人之耳目而混淆者多幾微莫辨情僞滋紛愛憎稍
涉於偏私取舍將虞其失當此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大禹所以
致歎也今欲求知人之道豈有他術哉亦惟皇上好學之心勤

求不怠使聖智益明聖德益固耳宋臣程顥云古之人君必有
訓誦箴諫之臣惟命老成賢儒俾日親便座相與講論道義以
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
磨治體以廣聞聽我朝康熙年間熊賜履上聖祖仁皇帝疏謂
大學衍義一書爲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伏願延訪眞儒講
求研究務盡其理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參之以歷代之蹟實
體諸躬默念諸衷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慎其
選虎賁綴衣亦擇其人非聖之書屏而弗讀無益之事戒而弗
爲內而深宮燕閒之間外而大廷廣眾之地微而起居言動之
恆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弗備防閑此心者無弗周則君志清
明君身強固矣臣以爲二臣所言誠人君修養身心之益用人
行政之原也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惟君德成就

而後輔弼得其人輔弼得人而後天下治然則開講幄以贊宸
修致治要圖莫急於此矣

臣等恭閱邸鈔御史劉毓楠奏請崇尚節儉屏絕浮華一摺奉

上諭逆氛肆擾兆姓流離正君臣交儆之時豈上下恬熙之日
我皇太后痛念山陵未安民生未奠孜孜求治宵旰不遑所有
內廷供奉業已隨時酌減爾內外大小臣工宜體此意及時振
作共濟時艱毋蹈奢靡之習毋貪耳目之娛用副朝廷崇實黜
浮無敢戲豫之至意欽此中外臣工祇承訓誡自罔不力求儉
約矣而臣等尤有過慮者皇上冲齡御極智慧漸開當此釋服
之初吉禮舉行聖心之敬肆於此分風氣之轉移卽於此始則
玩好之漸可慮也興作之漸可慮也嗜好之端一開不惟有以

分誦讀之心而海內之仰窺意旨者且將從風而靡安危治亂之幾其端甚微而所關甚鉅可無慎乎方今軍務未平生民塗炭時艱蒿目百孔千瘡誠如聖諭正君臣交儆之時非上下恬熙之日也伏願皇上恪遵慈訓時時以憂勤惕厲爲心事事以逸樂便安爲戒屏玩好以節嗜欲慎游觀以定心志省興作以惜物力凡內廷服御一切用項稍涉浮靡概從裁減雖向例所有亦不妨量爲撙節如是則外物之紛華不接於耳目詩書之啟迪益斂夫心思將見聖學日新聖德日固而去奢從儉之風亦自不令而行矣

請崇節儉疏

本年二月準內務府行知各衙門恭呈大婚禮節敬謹預備等因伏思宮廷繫四表觀瞻節儉始於躬行斯風化及於海內上

行下效理固然也昔漢文帝身衣弋綈罷露臺以惜中人之產
用致兆民富庶天下又安明帝馬后服大練之衣史冊傳爲美
談此古事之可徵者也我朝崇尚質樸列聖相承無不以儉勤
爲訓伏讀世宗憲皇帝聖訓朕素行不喜華靡一切器具皆以
適用爲貴此朕撙節愛惜之心數十年如一日者人情喜新好
異無所底止豈可導使爲之而不防其漸乎宣宗成皇帝御製
慎德堂記亦諄諄以作無益害有益示戒聖訓昭垂尤足爲法
萬世近聞內務府每年費用逐漸加增去歲借動部庫百餘萬
兩國家經費有常宮廷之用多則軍國之用少況內府金錢皆
閭閻膏血任取求之便踵事增華而小民徵比箠敲之苦上不
得而見也咨嗟愁歎之聲上不得而聞也念及此而痾瘵在抱
必有惻然難安者矣方今庫藏支絀雲貴陝甘徇氛猶熾直隸

山東河南江浙等省髮捻雖平民氣未復八旗兵餉折減衣食不充兼之他族逼處尤須預儲財用以備不虞此焦心勞思之時非豐亨豫大之日也大婚典禮繁重應備之處甚多恐邪佞小人欲圖中飽必有以鋪張體面之說進者所宜深察而嚴斥之也夫制節謹度遵祖訓所以檢身心崇儉去奢惜民財卽以培國脈應請飭下總管內務府所有應備之物力爲撙節可省則省可裁則裁總以時事艱虞爲念無以粉飾靡麗爲工則聖德昭而天下實受其福矣

請修實政疏

本月十七日恭讀上諭本日神武門內敬事房木庫不戒於火亟應恐懼修省寅畏天威等因欽此夫所謂恐懼修省者非徒託諸空言所貴見之實事不知綸音布告將姑爲是說飾一時

之耳目耶抑誠心感發實欲見之躬行耶躬行則力崇節儉紛
華靡麗必捐也辨色視朝逸樂宴安必戒也從諫如流改過不
吝忠言讜論必樂聞也召對臣工旁咨博採民情吏治必周悉
也是之謂真恐懼是之謂真修省若惟是言焉而已恐天心難
格而災變之來未易弭也人情履患難則懼懼則敬心生處安
樂則怠怠則肆心起故善始者繁克終者鮮皇上御極之初皇
太后垂簾聽政維時甫經變亂兢兢業業宵旰靡遺薄海臣民
莫不欣然望治近年以來精勤之意稍遜於前矣是以月食再
見冬雪愆期本年次辛祈穀烈風大作禁城以內屢有火災此
固天心仁愛不憚殷勤示警使之慎始而圖終也伏望皇太后
皇上常思時事之艱難無忘庚申之憂患不以恐懼修省爲誥
誠之虛文而以恐懼修省行敬天之實政庶災變可弭祥和可

致矣

日記

語友云學貴變化氣質日用閒須實有遷善改過處勿徒在口頭上做工夫遷改從自反入手天下無責人之學才責人便已忘了自己我輩日在惡中不止是過自救不暇那有工夫檢點他人耶

朱子註太極圖說補出敬字謂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尤足發周子言外之意指示學者入手工夫彌詳盡矣持門戶異同之見爲前人爭是非只是尋題目作文字若反身向裏有多少緊要工夫做自無暇說短道長引喻極高而淺近道理不盡此學者大病唐太宗論弓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勢雖勁而發矢不直人

心亦然未有心不正而言行中理者
東萊生初讀姚江集心卽疑之未敢遽以爲非後於濂洛關閩
略有所窺益覺良知之說於心刺謬非程朱大醇至正之學可
同日語也近見家鄉學者踵相沿之習往往窺見影響便張皇
說悟以爲卽此是性是道是仁是一貫一了百當千聖同源凌
虛駕空欲速助長所造愈深去道愈遠屢欲出一言以正之愧
學無所得又不欲詆毀前人長矜助躁涉爭立門戶之嫌蘊結
於中有年矣敬讀尊錄似亦不免此弊其中自得處大抵儻侗
牽合少親切精到之處蓋所見一差發之語言便覺偏枯作病
而不合乎人心義理之當然學術是非毫釐千里不可不慎也
忠信所以進德一日之中自早至晚一事之中自始至終一皆
實心貫注私僞不存此進德實地工夫勉之勿懈

學程朱而弊猶不失爲拘謹學陸王而弊則偏規錯矩肆無忌
憚矣

論人向深處求天下無善人矣此最不可

與德麇皋講不遷怒云我輩之怒多是忿未到遷時先已怒錯
了

役智彌精去道彌遠天下惟一箇誠字能通物我化町畦
於欲初動時止截是爲不遠之復動而不止迷復凶矣然非敬
心爲主志氣清明無以審動之幾而止其流也

讀古人書有意吹求最爲心術之害

程子云旣思卽是已發疑其傷重竹如云此語最精因憶薛文
清有云程子此言說到未發盡頭處與竹如見合

朱子云敬如烈火有不可犯之色最善形容純是陽剛之氣物

欲自犯不得

朱伯韓謂予云要培植正氣正氣不足回護牽掣必有見到做不到處又云陸王之學誠有流弊然其志氣激昂自是狂者胸次較之我輩倚牆靠壁猶復傾跌者相去甚遠學者慎勿輕議古人不知自反也

設身處地知古人有多少不可及處學問之功烏可已乎

生理至足有君臣便有箇義有父子便有箇親以至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皆是天理自然不假安排充滿洋溢無虧無欠此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致知知此力行行此仁仁此敬敬此誠誠此禮樂刑政由此而推易象詩書本此而教身心家國天下修此則治悖此則亂此道之範圍田成而不可須臾離者也

體悉人情卽是天理執理而不察情并所謂理者亦非矣察情非徇

情也

心有偏主而理隨之為重輕故任心者昧理執理者賊心必至之勢也

講學習氣詆毀前人試問此時之心是敬是肆是為己是為人自忘其身而漫言衛道亦不善講學矣

看近思錄記載高忠憲公語疑之如云天然一念現前能為萬變主宰此先立乎其長者似不如程子以知性善忠信為本為立乎其大主腦分明工夫切當又云默坐時此心澄然無事乃所謂天理又言人心無一物時乃是仁義禮樂皆心卽理也之旨忠憲之學不出姚江藩籬故往往認心為性至復七規則尤近禪宗矣

海倫學案卷一百之三
靜坐往往流入異端昔人言敬不言靜防患之意微矣

程子云性卽理也姚江云心卽理也學術是非全從此處分手謝上蔡記史程子譏其玩物上蔡面發赤程子曰此卽惻隱之心夫上蔡聞喪志之言爽然自失是是非之心踧踏不安是辭讓之心顏色赧然是羞惡之心程子顧以爲惻隱者何哉蓋羞惡辭讓是非皆從惻隱生出所謂仁貫四端義禮智信皆仁也知此可以觀心之全德矣

以夏峯語示兒爲分晰言之先生魄力大而失之疏忽欲合同而化往往陷於一偏而不自覺讀其書可以見矣

心有所欲若思到遂欲後索然意盡時熱情頓冷此亦破除之一法也

治生有道卽是實學友朋中有治生無術以至身敗名裂者誰

謂魯齋之言非學者要務哉
治國決以去小人修身決以去物欲扶陽抑陰其道一也剝不利有攸往不欲其爲純坤夬利有攸往必欲其爲純乾聖人喜陽惡陰如此

姤曰壯日勿用戒五陽勿忽一陰之微而暱之唐五王定武氏

之亂不去三思終罹其害其不知此義哉羸豕躅躅聖人垂戒

之意深矣

吳竹如曰張子以李德裕處置奄宦未盡爲證尤切

君子慎德積小以高大聖賢工夫都從小處步步踏實積累上去無超入聖域之理

通書曰止非爲也爲不止矣爲非行爲之爲言一循乎理而無所作爲耳良兼行止行而不失乎理乃所以爲止也

或以戰國詐力相尙至於暴秦天理幾於滅絕漢興董仲舒始

推陰陽言禍福而後天之與人又漸覺親切愚謂天與人無時
不親人自遠耳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
爲所當爲加一分要好意思則公也而反私矣薛文清云處事
不可使人知恩又云欲人悅己則人有惡己者矣思此爽然
窮通富貴天爲政希聖希賢我爲政乃人於在天者攘臂而與
之爭在我者任大權之旁落惑亦甚矣

徐文貞

階

當國畢公在言路舉朝嚴憚畢公甚於文貞議且出

之於外文貞曰不可有若人在不敢自縱可寡過也無愧相臣
矣

人謂天下事壞於小人者十二三壞於鄉原者十常八九此有
激之言
血氣之勇不可有義理之勇不可無當怒不怒是惡惡之意不

嚴

夏峯謂姚江無善無惡心之體非指性也何嘗與性善相悖不知姚江之意本是說性特不欲昌言以犯天下之不韙故以心之體代之心之體非性而何後人強爲解說曰無善無惡是爲至善則尤無理矣

治心之功處處是動忍實地以一分上好田園奈何棄之性命吾家也天子一分上好田園奈何棄之以機巧爲才能頑鈍爲德量因循廢弛爲鎮定隨俗浮沈不辨是非爲宏通涵養總之是無人心

知其不可而爲之亦看義理如何朱子見韓侂胄專權草疏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冤欲上之筮得遯之同人而止豈畏禍哉揆時審勢知不可以口舌爭一身

所繫有什伯重大於此者則莫若留其身爲萬世計何爲悻悻然以無益害有益也始激於義而欲言繼權於義而終默皆天理也後人妄爲訾議烏足以知晦翁哉然此等處畏刀避箭者不得藉口

朱子與陳同父書云留取這箇閒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干涉了此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尋行數墨此語看似尋常只此是名山事業耕莘釣渭真本領也一腔熱血全副丹心仰前哲之風徽增寸衷之惆悵

有高視闊步氣概又要有細鍼密縷工夫不然只是粗豪是爲聖人無窘步至誠知幾早洞悉屈伸往復之理起腳一步便四平八穩不似人到棘手時旋張皇補救也同嘗與抄善狀對不習心滑熟不用力仍從舊習去此無他法只在敬上加功

凡物欲習染血氣用事處皆與禽獸相似人能跳出禽獸一關
煞不容易

本天之學要消化這箇我字故心益斂而理益明本身之學要
主張這箇我字故心益放而理益昧認定一箇昭昭靈靈底心
把持玩弄以爲橛柄在手俟千聖而不惑再不下小心窮理工
夫陸王之學得無近是

窮理爲要不窮理而欲變氣質救過這邊倒在那邊程子所云
扶醉漢是也

知覺不在義理一爲庸愚之逐物欲一爲異學之弄精魂
觀中孚得存心制事之要中虛信之本虛則無物而誠由是存
中實信之質實則無妄而誠以是行朱子曰一念之閒中無私
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

清信學家卷一百一十三
易首乾坤誠字發於乾之九三敬字發於坤之六二誠敬之道
卽夫婦之道故君子主敬存誠從夫婦居室作起於此而不誠
不敬則其餘皆僞也

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則或流於空虛寂滅而尊非所尊道問學
而不尊德性則或務於記誦詞章而道非所道吳草廬謂朱子
道問學象山尊德性不知朱陸者也

心是氣之統會處卽是理之統會處氣是心之散殊處卽是理
之散殊處氣非理無主理非氣不行二者不相離亦不相雜
寬和則人已兩益操切則人已兩病於訓兒時驗之

虛靈二字不可誤會異學之空寂非虛也物欲之馳逐非靈也
先儒謂釋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所謂有見於心者亦只見得
心底影子非謂其真有見於心也必如孟子所云凡有四端知

皆擴而充之方是有見於心釋氏何足以語此

心統性情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此心之全量也釋氏誠有見於心不能有見於性竹如謂釋氏正爲不識心體耳使果見得心體真豈不知所謂性者卽心體之實而何以仍不知性耶旣不知性則所謂心體已失其本實矣又云降衷之理爲性而實具於心未有離心而可言性者靈明之宰爲心而卽主乎性未有味性而能見心者可謂昭若發蒙矣

謝顯道錄古人善行作一冊程子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竊疑此條係記者之誤易不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乎若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此語亦須善會儻誤認其意不且爲釋氏之不思善耶

顏子之擇乎中庸志於道也服膺弗失據於德也三月不違則

依於仁矣伊川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謂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此段字字闡發精切真寫得亞聖好學精神出也

雜著

答寶蘭泉

大著書經論言理氣甚詳似與經旨無涉未免強題就我格物謂格小學之物所見尤拘程朱論格致之義至精且備學者不患無蹊徑可尋何必另立新說滋後人之惑耶講學最忌一我字自闢一解以爲獨得之奇而旁徵博引以證其是此是己見爲害姚江正坐此失不可不察也竊意讀古人書宜返躬體驗以畜其德若徒尋題作文字卽說得是亦是虛車況未必是乎

此雖語言小失而本原之地措施之間受病恐不少矣

又

接奉手書知前函已達尊聽反復讀之似未深察鄙意而固執之見未免形諸楮墨閒矣甚矣己見之不易除而省察克治之功不可一日緩也請卽前書之意而復申其說惟閣下平心教之大學格物就本節觀之物卽身心家國天下之物格物卽格修齊治平之理文義本極明顯至格物之方或察之念慮之微或者之事爲之著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朱子教人無餘蘊矣本此致力功夫豈不切實何必定以爲格小學之物始足救姚江之失耶以小學爲做人根本躬行實踐如許魯齋之奉如師保則可若欲作格物註腳則鑿矣欲挽空虛之弊反蹈偏執之愆誠未見其可也周易一書廣大悉備朱子之主

卜筮與程傳之講義理皆在廣大範圍之中何嘗顯背孔子更
不得以此爲比矣某所謂讀古人書反躬體驗者如讀尙書以
義制事以禮制心卽思我之制心制事如何讀大學格物卽思
我之格物如何切實體察未能必求其能已能益求其至如此
方能蓄德方爲有益若惟是辨理氣闢良知連篇累牘曰吾以
救前人之失也此之謂尋題目做文字卽說得是於座下何與
某所謂徒長浮夸者以此非謂讀書有得不可宣之於言也

附錄

先生在翰林時與曾文正國藩李文清棠階吳侍郎廷棟何文
貞桂珍寶侍御埶講求宋儒之學其後文正出平大難爲中興
名臣之冠先生作帝師正色不阿李吳二公亦卓然有以自見

焉

清史
稿

先生同治初登揆席爲兩宮皇太后所敬禮輔導冲主兢兢於君心敬肆之間當時舉朝嚴憚風氣賴以維持

同上

先生論學服膺唐確慎稱學案小識一書以程朱爲準的陸王之學概置弗錄可謂衛道嚴而用心苦矣

日記

唐確慎稱先生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作皆有

劄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皆記出

曾文正日記

先生言研幾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研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劉念臺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失此不察則心放而難收矣又曰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

同上

先生撰爲學大指因讀胡敬齋續白鹿洞規仿其體輯爲六條以資策厲曰立志爲學曰居敬存心曰窮理致知曰察幾慎動

日克己力行曰推己及人

遺書

先生集古人言行撰嘉善錄謂古今格言不可暫舍當鏤於骨

書於紳染於神薰於識只從今日為始隨處體究隨事討論則

日積月累自然純熟光明

同上

于次棠曰讀文端遺書如見先生刻厲誠懇氣象先生於慎獨

謹幾工夫皆實做故尋常習知言語經拈出皆親切警悚發人

深省

于蔭霖棟齋日記

良峯弟子

何先生桂珍

別見鏡海學案

游先生百川

游百川字匯東濱州人同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御

史歷官倉場侍郎先生從良峯學良峯日記中載其論學之言

官御史時同官沈淮疏諫重修圓明園工程詔以承歡兩宮皇太后爲言未允停工先生繼有疏論穆宗召對詰責侃侃正言無所屈撓上亦動容一時敢諫之名著於朝野

參史傳 倭文端日記

于先生蔭霖

于蔭霖字次棠號樾亭伯都訥廳人原籍濰縣咸豐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洊升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出爲湖北荆宜施道歷官廣東按察使雲南安徽布政使湖北河南巡撫光緒三十年卒先生在翰林從良峯問學矜尙氣節抗直敢言劾出使俄國大臣崇厚擅許界地復以朝廷憚用兵未置崇厚重辟責難樞臣在安徽布政使任會德國強佔膠州灣又脅罷四川總督李秉衡因上疏極論樞臣不職由監司至封圻皆持正不阿著有奏議十卷棟齋日記八卷詩存一卷

參孫葆田撰墓志 柯劭忞撰奏議

序

長峯交游 別為鏡海學案

林松恣對奏

唐先生鑑 別為鏡海學案

會先生國藩 別為湘鄉學案

吳先生廷棟 別為拙修學案

李先生棠階 別為強齋學案

劉先生熙載 別見諸儒學案

朱先生琦 別見惜抱學案

蘇先生源生 別見嘉興二錢學案

何先生慎修 別見拙修學案

吳先生嘉賓 別見湘鄉學案

任先生蓮叔 別見強齋學案

...

呂先生賢基

呂賢基字鶴田旌德人父飛鵬以經學名先生生有至性秉正嫉邪道光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御史給事中累疏言河工吏治賑務多被採納文宗卽位應詔陳言言四事曰懋聖學正人心育人才恤民隱受文宗之知遷鴻臚寺卿超擢工部侍郎粵匪日熾極言事勢可危請悉去忌諱大開言路特詔有言責者直陳無隱每入對聲淚俱下當宁爲之動容頗爲權要所忌咸豐三年命赴安徽會辦團練防勦事宜時安慶已陷無兵無食賊又自湖北回竄民團屢戰皆潰先生方駐舒城未轄一兵或勸無守土責宜退守以圖再舉先生曰吾奉命治鄉兵殺賊事不濟命也城陷死之文宗初聞舒城失守曰呂賢基素懷忠義必能大節無虧及奏到上深悼之贈尙書諡文節先生

與良峯及曾文正諸公講學以躬行實踐爲先唐確慎撰學案
小識何文貞續理學正宗先生皆疏進御覽以明正學著有奏

議二卷詩一卷參史傳李元度撰別傳

寶塢先生塢

寶塢字蘭泉羅平人道光己丑進士授吏部主事洊升郎中遷

御史咸豐初疏劾前辦洋務諸臣薦林則徐之賢以繼母老乞

假歸雲南回亂起奉命幫辦團練時兵力不足不得已而議撫

漢回不相容先生頗梗撫局持之激烈被劾革職後以守城復

原官避地四川同治初以知府發貴州差遣未幾卒先生官京

朝與良峯及曾文正吳侍郎廷棟何文貞諸公以道義相切劘

爲學以集義爲宗身體力行嘗謂棄富貴而就貧賤非難處之

不失其道爲難死不難必求合於義爲難當良峯遷盛京侍郎

則遺書責其依違遷就吳侍郎官山東布政使則責其不能行道卽當引退其嚴正類此里居講學著錄寸錄四卷曾文正稱其多閱歷之言又有讀小學一書

參史傳

徐先生淮陽

徐淮陽字龍溪林縣人布衣年幾六十徒步不遠千里謁良峯訪學良峯聆其言論爲之鼓舞謂其日記有浩然自得之致與人爲善出於至誠所言敬己卽所以敬人輕人卽所以輕己一日之通塞係乎一心之敬肆孝字足以挽家運廉字足以救貧窮皆名言惟論學專重存心良峯以居敬窮理不可偏廢進之面規良峯居喪之失曰維持風化責在我輩豪傑舉動豈可徇俗且講學之謂何良峯深佩其直諒

參倭文端日記

與長峯及曾文正諸公講學以躬行實踐為先唐確撰撰學案

命且精學之精則見峯彩鳳其首前謝日請以明正學著有奏

面賦見峯臥遊之尖曰繼其風外責在好輩稟於舉植豈何前

窺賢谷有辨備學專重存心見峯以卧婚窺野不何詭烈與之

日之酸寒利平之心之婚舉峯定只恩跡寒筆親字只恩殊會

人為善出獄至精視喜婚否謂視恩婚人雖入謂視恩雖否二

前學見峯卻其意備為之婚戰其且請存帶然自昏之姪也

餘詳則字請對林淵次而殊半幾次非於是不學任理備見峯

原翁表坐對則同治初以知府發貴州差遣未幾卒先生官京

其廷閱瀕文言又存爾小學廷書謝日請真諸公以道義相切劘

徵伯當代其瀕五賦北里思精學善給市給四卷會交五賦

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五終科原官山東亦如對根責其不第於